

讀書會

5th anniversary

五週年特刊

2006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專業進修學院及第二書店聯合出版



目 錄

細說讀書會

- 張燦輝 通識與讀書 2
謝 安 寫在讀書會五週年 4
李仕權 讀書樂 6
陳求德 腹有詩書氣自華 7
古兆奉 早餐讀書會及其他 8
陳萬雄 從「讀書清談夜」說起 10
梁卓恩 談讀書會 12
鄭銘鳳 閱讀城、讀書網 14

群賢雋語

- 藍 真 但開風氣不為師 16
陳天機 讀萬卷書 17
練乙錚 賀中大第二書店五週年：麗澤！麗澤！ 24
李行德 《少爺》和《黑人的靈魂》 28
董啟章 讀書是一種開放的藝術 31
張倩儀 讀書會 32
梁美儀 談經典文學的閱讀——以讀《水滸傳》為例 33
劉國英 上網是否閱讀？ 36
姚欣能 My Experience in Reading *The World's Religions* 37
唐嘉文 Traversing Texas 40

書友感言

- 簡惠玲 潤物無聲 44
譚淑儀 為愛書香常入座 45
朱復蘭 讀書會與我 47
黎栢林 Congratulations on Bookclub's 5th Anniversary 48

書會回顧（2001-2006） 49

細說讀書會

讀書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專業進修學院及第二書店合辦，至今已踏入第五個年頭，讀書會一直凝聚了不少朋友，以開放的態度分享閱讀的經驗和心得。在這個自由的空間裏，所有人都能一起參與、互相學習，共同開拓廣闊的知識視野，正好體現了通識教育的精神。



通識與讀書

張燦輝*

時間過得真快。還記得讀書會2001年舉行第一次聚會的情景，彈指一揮間便到了五週年的紀念日。讀書會一直以書會友，無論在校內校外，都凝聚了一群熱愛閱讀的參加者，回想起來，總是令人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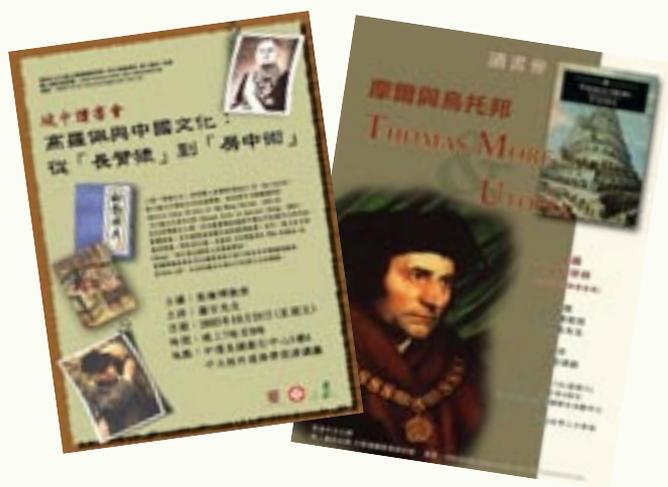
藉此機會，希望和大家分享我對讀書和通識教育相互關係的信念。亞里士多德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從無知、獨斷和狹隘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而且具有反省能力的公民。人應該在沒有生存困擾和工作壓力的前提下，從事自由的閱讀和討論，思考哲學問題。他的原話使用了一個希臘術語*schole*，比較貼切的中文翻譯是「閒暇」。這個希臘術語後來輾轉演變為*school*，也就是學校。提起學校，我們總是自然地想起學生在老師的教導下（被動地）接受知識，做功課，準備考試；可是，很明顯，其本意並非如此。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初衷，人只能在「閒暇」和沒有外在壓力的條件下，進行有深度的反省，享受學習和閱讀。不幸的是，多年以來香港的教育，實際上是扭曲了*school*的觀念，一切為了課程，一切為了考試，一切為了升學。而這個觀念中最具啟發性的含義，即自由的人通過閱讀和反省，而獲得真正的解放（*be truly librated*），卻被湮沒了。

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不在於他在課堂裏面學到了甚麼具體的知識，而在於他是否培養了進一步自學的能力和讀書的興趣。香港的中小學教育乃至大學教育之所以未如理想，正是因為學生沒有培養出課外閱讀的興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讀書總是為了考試，讀的總是老師指定的書，沒有讀「閒書」的習慣。我們提倡通識教育，希望學生能夠廣泛閱讀，融會貫通各種各樣的知識。如果不能主動讀書、思考和反省，就算接受再多的正規教育，也無濟於事。

有人認為，在互聯網時代，讀書可能成為歷史。但我想指出的是，通過互聯網，也許能輕易找到大量的資訊，但是網上搜索並不能代替對這些資訊含義和內容的反省。書本不能為電腦、網站所取代，對大師的著作尤其須抱有尊重的態度，閱讀的過程本身便應該包括與他們的思想交流。關鍵不在讀多少本書，而在於對多種多樣、不同領域的書，都抱有興趣和好奇心。這才是求知的原動力。沒有這樣的原動力，人生便不會圓滿。



過去五年，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專業進修學院及第二書店合作，組織讀書會超過九十次，涉及各方面的著作超過一百本，除了各校學生以外，還吸引了各行各業、不同年齡的廣大香港市民參加，與我們一起閱讀、討論有關推薦書籍。我們都知道，閱讀其實是一種相當個人化、相當自我的活動。然而，古希臘的傳統，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開始，便強調通過對話探討人生，溝通每個人所單獨面對的世界；中國文化，從孔夫子開始，也注重在學習和教育的過程中，互相交流，分享心得。讀書會的定期聚會，就是為大家創造機會，分享讀書的心得體會，我們的目的不是教學，而是希望通過他人的導賞，激發參加者的閱讀興趣。以書會友，促進交流，培養真正開放、通識的知識分子。



- *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通識教育主任，曾主講：
- 2001年 佛洛姆：《愛的藝術》
 - 2002年 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
Thomas More & Utopia
 - 2003年 高羅佩與中國文化——從「長臂猿」到「房中術」

寫在讀書會五週年

謝安*



光陰似箭，這話真對，第二書店連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及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讀書會不覺五年了。

讀書會誕生的情景如在昨日。1990年初，我常與一班愛好讀書的朋友聚會，互相交換近日讀到的好書。這一眾包括我的同窗陳求德醫生、梁卓恩先生、張樹堅先生及廖鐵城先生。因為閱讀範圍很廣，包括文史哲、科普、經濟、政治、傳記等，有時一天通上一兩次電話交換心得及新書情報等，有說不完的話題。這樣的聚會大概有七、八年光景吧！

2000年4月的一個下午，我與廖鐵城先生如常討論我們一起讀的書。他提議舉辦一個讀書會，跟別人分享我們喜歡的書。因為他與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陳萬雄先生稔熟，不需半小時就得到陳先生的同意，允許我們在當時尖沙咀星光行新開幕的分店辦讀書會。分店內有一個用玻璃間格的大房間，可容納五六十人，窗外更有無敵海景。一星期後，陳總特派鍾綺霓小姐協助辦理各種安排。我們一起命名此讀書會為「讀書清談夜」，並決定在每月最後的一個星期五晚上舉行。第一次聚會於2000年8月18日舉行，主題為「胡適——其人其事」。當晚大約有二十多人參加。此後參加的人數漸多，每次均有四五十人，最多的可有七八十人。會後我們都會跟講者及不相識的聽眾一起到星光行內的酒樓晚膳，繼續會中沒談完的話題。在大約第三次聚會來了一對夫婦，外表儒雅，每次他倆都一起參加。後來，才知道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的陳天機教授和太太江獻珠。至今他依然支持讀書會，在此特別向他致謝及致敬。

大約在2000年12月的讀書會，會後我們如常與一群參加者晚膳。席間有一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陳建民教授。他已參加聚會數次，對此種讀書會甚為讚賞，並給予大力支持及鼓勵。同時，陳教授希望我們能在中大舉辦，並說中大有一間書店等著外人去投標。我們亦希望借助書店去推廣讀書風氣。在前面提到的幾位愛讀書的朋友一致贊成及集資下，終於投得該書店。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第二書店終於在2001年5月正式開業，地點就在崇基學院李慧珍樓G05室，旁邊有一個教職員及學生常去的咖啡閣。

書店開業後不久，中大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來到書店購書。張教授原來亦是博覽群書之人，細談下，頗有相逢恨晚之感。張教授亦有興趣辦讀書會，於是一拍即合，由中大大學通識教育部及第二書店合辦的讀書會便正式誕生。其

後張教授更委派大學通識教育部崔素珊女士協助讀書會的行政事宜。草創期，讀書會定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下午舉行。當時，只借用咖啡閣的一個相連房間，約可容納五十至六十人。而每次舉行前我們都要請一兩位熱心的學生，與我店及通識部的職員們一起搬枱搬椅才可以開始，而散會後亦要替餐廳搬回原位。

第一次在中大舉行的讀書會是在2001年6月16日，由梁卓恩先生及唐嘉文先生主持，題目為「愛德華·吉本及《羅馬帝國衰亡史》」。當日參加者約六七十人，情況頗為熱鬧。其後參加人數漸多，又得到大學通識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讀書會地點改至可容納二百多人的李冠春堂。此後每次參加人數都在百人以上。每次講者介紹完書本之後，台下聽眾踴躍發問，無論講者或參加者都能盡興而歸。

然而，好景不常，2003年5月，第二書店因生意不足，年年虧損，不得不結業。大家——尤其是第二書店志同道合的股東們——感到非常可惜。但可幸讀書會的發展則似乎愈來愈好，在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李仕權院長及洪宇澄先生的支持下，讀書會得以擴展至中環美國銀行中心專業進修學院的演講室舉行。這地點能更方便在市區工作的參加者。自此每月有兩次讀書會，一次名為「校園讀書會」，在沙田中文大學舉行，另一次則名為「城中讀書會」，在中環美國銀行中心中大專業進修學院舉行。

此後校園讀書會與城中讀書會雙線發展，參加者來自社會各階層，有男的女的，在職的退休的，年長的年輕的。城中讀書會有比較多在中環一帶工作的人士參加，最多的一次讀書會參加者多至二百多人，平均亦有一百多人，好不熱鬧。

近年讀書會有不少中學生參加，因此於2006年開始在中大校園舉辦中學生專場，每次都有十多間學校參加，人數更多達二百多人。我們希望在中學生專場中演講者能將內容調校至中學生可接受的水平，以便同學們產生共鳴。

回首過去，我們沒想過讀書會這類非社會主流的活動能生存及發展這麼長久。真如中大大學通識教育部崔素珊女士所言是因緣巧合吧！在此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專業進修學院及第二書店全人的大力支持，亦謹希望讀書會能繼續發展下去，惠及社會各階層，更希望能寫十週年，甚至五十週年回顧，是為所盼也。

* 第二書店創辦人，曾主講：

2002年 天南地北論讀書

高陽：《清官冊》

2003年 優質生活——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2004年 股票與投資：一點歷史、一點常識（查理士·麥海：《人類愚昧瘋狂趣史》）

錢穆的趣和書

2005年 我正在閱讀中的書：《明儒學案》、中國古代書畫及墓誌、David Gress, *From PLATO to NATO*

讀書樂

李仕權*

閱讀能開拓視野，豐富我們的心靈。王安石云：「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梁任公也說：「學校之外，讀一卷經，翻一部史，到處都見良師。」從這些先賢的話可見閱讀的可貴。閱讀能滋潤心靈，培養貴氣，創造出奇妙生命的美麗樂章，也能成為我們的良師益友，作為我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燈。

人生和知識的境界包羅萬象，如海洋般浩瀚宏大。閱讀往往因天時地利轉變，也會因個人心態、內心思緒而變化。知識性的閱讀，如讀教科書、心理書、電腦書、語言書、勵志書或企管書等，都往往隨時間空間變化，有需要時多讀，沒需要時少讀，此乃人之常情。但是我們若能在空餘時，多發掘讀書的樂趣，培養常常閱讀和定時閱讀的習慣，這必能幫助我們掌握知識巨輪的轉變，也能引導我們由煩擾生活提升到一個獨立超然的空間，讓我們尋到恬靜、樂趣無窮和多姿多采的新世界。閱讀也好像良朋知己相遇，當中樂趣如何，唯有書中人方得知曉。

能與一群好友良朋一起閱讀，共同分享好書，是令人興奮雀躍的事情。讀書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專業進修學院和第二書店合辦，每次皆邀請來自不同範疇的專業學者或社會賢達，分享讀書心得和樂趣。讀書會每月聚會兩次，分別於中大校園和專業進修學院中環上課中心舉行，旨在推廣閱讀風氣，讓喜愛閱讀之士分享閱讀之樂。

這活動至今已舉辦了五年，曾舉辦的讀書題材種類繁多，涉及的範疇多面，古今中外、文史哲、科學、政治、文化和美學，皆包含其中，主題和內容且多具趣味性和含學術深度。無疑讀書會的內容能擴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能享受讀書和學習的樂趣。

過往五年，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能夠參與讀書會的推動工作，我們感到非常榮幸。讀書會的成功推廣，仍有賴您的支持。如果您對閱讀有興趣，讀書會歡迎您加入，成為我們的新會員，一起發掘和分享閱讀和學習的樂趣。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腹有詩書氣自華 —— 與讀書會仝人共勉

陳求德*

光陰荏苒，「第二書店」發起的讀書會不知不覺已五年了。

猶記得，我們書店與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合辦的第一個讀書會是在大學校園內的一個咖啡閣舉行，日期是2001年6月16日（星期六）。講者是我的老同學唐柏泉醫生的兒子唐嘉文。他剛大學畢業，從美國回港，講題是「愛德華·吉本及《羅馬帝國衰亡史》」，內容很精彩。

其實在這讀書會之前，我們一班好友已在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分店主辦「讀書清談夜」，與各有心人分享讀書的樂趣。

我的處女作是在2001年1月12日（星期五）晚上，於商務印書館的星光圖書中心展覽廳主講，講題是「蒙田隨筆（Montaigne Essais）給我的啓示」。蒙田對人生百態有特殊的觀察力，在五卷隨筆中紀錄了自己在智力和心力上的發展歷程。聚會中，我們談到生死、衰老、愛情、虛榮、挫折、快樂人生等話題。

我亦曾主持由陶傑主講的「George Orwell, *The Penguin Essays of George Orwell*」和謝錦添的「蘇東坡傳」，這些都是很愉快的經歷。

在此特別感謝中大大學通識教育部的同事默默耕耘，大力支持讀書會的推廣。他們的海報設計令人印象深刻。

真的希望多些香港市民，特別是年青人，多些閱讀，提高一點文化素質，做個有智慧的快活人。

「讀書會」仝人，繼續努力！

* 第二書店創辦人，曾主講：

- 2001年 羅素：《快樂之道》
- 2002年 等待果陀？（貝克漢：《等待果陀》）
天南地北論讀書
蘇東坡傳
- 2006年 John McCain, *Character is Destiny*

與中大副校長鄭振耀教授（左）
攝於第二書店



早餐讀書會及其他

古兆奉*

我還清楚記得，
在七年前的星期六早上，
在中環的花旗銀行中心，
有這麼幾個讀書人，
會齊集在一起吃早餐。

但讀書人之意不在吃早餐，
儘管所在的那家西餐廳的自助早餐還算美味。
他們每月照例聚在一起吃早餐，
爲的是談談每月的讀書心得。

讀書之樂樂無窮，
這班人，有醫生、有律師、有教授、有銀行家、有退休商人……
他們談起書本，真的滔滔不絕，
他們自己談還覺得不夠痛快，決定邀請一些好朋友來參加。

記得有一次，
邀請了商務印書館的陳萬雄先生來吃早餐，
陳兄本來是研究歷史的，
就給大家講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觀」，
還有那本有趣的《萬曆十五年》。
這樣下來，「星期六早餐讀書會」的話題，
就更豐富了。

後來又有幾位想出了辦書店的主意，
那就是「第二書店」。
不爲先，作第二，這想法很有意思。
也許是因爲陳萬雄，
「早餐讀書會」，過不久就從小團體，走向小眾。
與「商務印書館」合辦起每月讀書會來。
不知從那時起，
城中的讀書會也多起來。



在「早餐讀書會」裏，
筆者談過一次香港的園林景觀，
介紹過一些中外園林的書籍；
討論過香港這個地方的「可行性」(walkability)。

上樓以後，在星光行的商務印書館，
跟另一位講者廖鐵城先生，
談過「與牟宗三老師的第三類接觸」。

在中大的「校園讀書會」，跟方元先生，
介紹過法國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築》和其他著作。

在「城中讀書會」，為大家介紹了四本跟「中國園林」有關的書。

對於筆者來說，這些都是美好的經驗。

一方面是溫故知新。因為要講書（是名副其實的講書），對已經閱讀過的書本，
有機會作一次消化和整理心得。因為看一本書和講一本書，中間有著很大的差別。

另一方面，是閱讀有了可以分享的對象。

閱讀是很孤單的一件事，這自有它的好處。

不過，自己讀書的一得之見，如果有機會公諸同好，或者有機會遇到挑戰的
話，也是大大的快事。

最後得益的，還是自己。

* 古兆奉先生曾主講：
2003年 走向新建築（Le Corbusier,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2006年 中國園林美學

從「讀書清談夜」說起

陳萬雄*

慨嘆時光消逝，宛如電光火石，中外古今皆然，現代人連慨嘆也來不及。五年的日子，對現代人來說，只是一瞬間的事，但在香港舉辦「讀書會」，竟能持續了五年，不算奇蹟，也是一種意料之外吧！這個「讀書會」，只是一小撮喜歡閱讀的有心人，不願做自了漢，要普渡眾生，同登大乘，共渡知識和智慧的彼岸。所謂皇天不負有心人，加上得道者多助，終成就此五年「讀書會」的正果。而且愈辦愈成品牌，能夠繼續辦下去，真是難能可貴。

我與「讀書會」有點淵源，承主持者吩咐，為五週年紀念特刊的出版，寫點東西，以茲祝賀，又作祝福，是義不容辭的。

商務印書館在1999年年底在尖沙咀的星光行，辦了一間算是香港最大的書店。雖然香港租金不菲，寸土尺金，辦書店，不同其他商業，是一種很艱難的經營；但我們仍決意在店內，闢出面向維多利亞港的地方，作展覽廳和演講廳之用，以推動文化活動。為此初衷，商務開辦了一個逢周五晚的「讀書清談夜」，以推廣讀書為務。當時，嗜書、買書、藏書和談書的陳求德醫生、謝安等幾位朋友，時常現身於「讀書清談夜」席上，熱心參與討論。其後，基於對我們推動閱讀的認同，「讀書清談夜」也借助他們或作主持，或作講者。總而言之，在他們積極的參與下，「讀書清談夜」這個活動，愈辦愈起勁。就我記憶所及，當時清談的題目，相當「文化性」和「思想性」，舉辦之初，雖有一定的捧場同好，人數不算多，但經過多次舉辦，參與者漸多，而該活動的聲名也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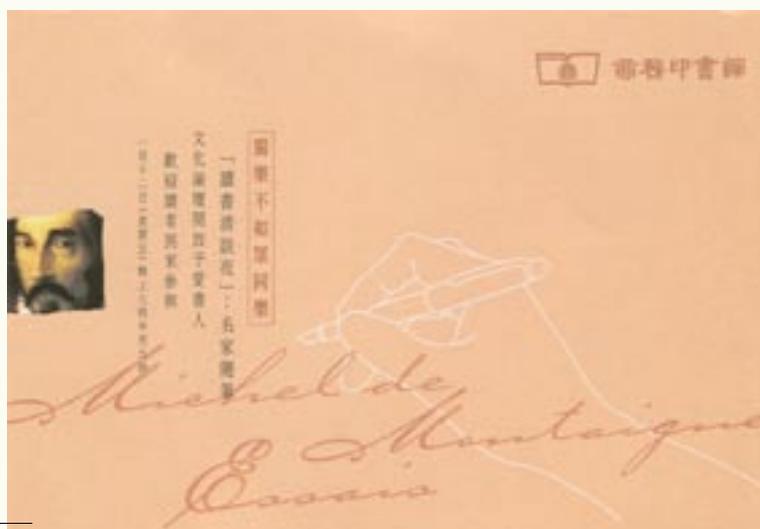
一年後，陳求德和謝安諸兄，為推廣讀書，劍及履及，集資在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校內辦起書店來，名為「第二書店」。商務雖未有參與第二書店的經營，基於對他們的用心與熱心的佩服，盡可能從旁協助，樂見其成。因緣際會，第二書店與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及專業進修學院聯合主辦定期的「讀書會」。雖然「第二書店」結業了，但他們鍥而不捨，繼續主辦高質素的「讀書會」，以迄於今。這個「讀書會」，已成城中讀書、談書的品牌。

從香港讀書、談讀書的風氣來說，星光行「讀書清談夜」作了有力的推動。其後，「第二書店」與中大辦起「讀書會」，以及香港大學圖書館也辦起高質素的讀書會，在文化學術界，都有不少的影響，而且互相呼應，一時蔚成風氣。陳求德、謝安和我都與這幾個讀書活動有相當的聯繫。我們大家都忙，這幾個讀書會，反而是我們最能見面與交流讀書和文化心得的場所，真是讀書的因緣。

這五年來，香港讀書、買書和談書風氣漸盛，2006年在台北書展講座上和4月份在杭州舉辦的東亞三國出版會議上，談到香港，我都強調，經多年各界的熱心推動與費盡心力，尤其這五年，閱讀和買書的風氣，已植根香港，成爲一種社會價值。如果這種判斷屬實，其中的努力，「讀書會」當然有一份不少的貢獻。

*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曾主講：
2006年 啓功先生一人其事（侯剛：《啓功：國之瑰寶》）

2002年1月20日
「讀書清談夜」邀請卡



談讀書會

梁卓恩*

好的書籍在讀者的記憶中留下芳香。它們令人忘卻周遭無聊或惡毒的談論，並對「還有如此好人在其中的世界」懷著希望。

吉辛（George Gissing）

這並非發起「讀書會」的明確動機，但事後回想，亦不無暗合之處。無論如何，幾位愛讀書的朋友都認為，好的書籍需要老老實實地去讀。哪一位朋友讀過某本好書，請他來談談，將心得公諸同好。介紹的書籍，古今中外不限，題材不拘；可採文學、歷史、科普，亦可涉及政治、藝術、生活和其他。講者中應有學者、作家，也需有普通的讀者（多少像約翰遜博士所說的，其常識未為偏見所蒙蔽的讀者）。大家來讀書、來討論。

就這樣，一個似無先例的理念，附諸實行。伊始，即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和獲得了支持，歷五年而不衰。九十場「讀書會」的題目，可謂琳琅滿目。每次出席人數，可多至百餘人。講解和交流的氣氛，固然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但頗大多數是生動和熱烈的。不知道「讀書會」給了出席的聽眾（他們當中不乏飽學之士，但也有不少嚮往知識、尋求靈感的學生和在職人員）多大的益處。但人們持續的來了，這活動還是有意義的吧？

我是「讀書會」發起人之一，回首五年，驚嘆時光飛逝，憶想起若干難忘情景，借用陳原老先生《書和人和我》書名的立意，記幾件小事，以為誌。

書——2001年8月18日的「讀書會」介紹了鍾叔河所著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鍾叔河先生採訪、發掘了久被湮沒的晚清時代國人、官員，在出訪歐、美、日本當時或歸來後，所寫的遊記、日記、聞見錄、回憶錄等多種。經研究整理後輯成《走向世界叢書》，作者包括容闈、王韜、郭嵩燾、黃遵憲、康有為等，是研究當時中國接觸外面世界情況的寶貴資料。鍾先生為每種書都寫了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和思想內容評論，文章補訂後，便成為這部五百頁的鉅著，1985年初版，好看極了。

2001年籌辦第二書店時，在某書庫中，「巧遇上」數十本這部絕版多時，而竟無人問津的著作，便悉數以低價購下。其中大部分在書店開幕時，送了給嘉賓作紀念品。後來從一位來自國內的訪客處得悉，連鍾叔河先生手頭上亦沒有這部書了。當時認為該送一冊給在湖南長沙的鍾先生，以示敬意，但最後還是忘記了。如今思之，仍覺悵然。

人——我參加過多次讀書聚會，聽過很多講者精彩的演講。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藍真先生。他在2005年3月18日的讀書會上，為大家講了「鄒韜奮先生與香港出版業」。藍先生從事出版業超過半世紀，曾與鄒先生共事。他生動風趣，極富感情，故事又多，但講到1949年前後國家的多次風雲突變，亦不勝唏噓。講到個人興奮緊張之關頭，聲音高昂，雙眼還閃出炯炯之目光，恍似二十歲的少年人。斯人斯景，殊堪一記。

我——我在2001年9月22日下午於中大校園內，介紹了胡適的《留學日記》（原稱《藏暉室劄記》）。這是胡適先生在清末民初時留學美國七年的學習、生活和思想實錄。他慎思篤學，能寫會辯，日記「寫出一個不受成見拘縛而肯隨時長進的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歷史」（1936年自序語），閱之令人動容。初讀此書時，我已離校十多年。太晚了！沒法因受其激勵，發奮而求學。原本打算趁九月開學之初，向新來的大學生介紹胡先生的日記，作為勉勵，說不準能啟發一兩個讀書種子。豈料當天是星期六，留校學生不多，來聽的不少是像我一樣，發奮略嫌過遲的朋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到今天我還在想，年輕人能讀一讀這部奇妙的書，應是很有好處的。

* * * * *

以上追記的「讀書會」苦與樂，雪泥鴻爪，跟大家分享。

* 第二書店創辦人，曾主講：
2001年 愛德華·吉本及《羅馬帝國衰亡史》
2002年 胡適：《留學日記》
Thomas More & *Utopia*
天南地北論讀書



閱讀城、讀書網

鄭銘鳳*

「你的孩子喜歡看甚麼書？」這是我近來最喜歡跟家長討論的話題。

眼見愈來愈多父母關心孩子的閱讀習慣，在家中一角添置一個小小的書架，或者假日到書店和圖書館消磨一個下午，不期然對香港邁向成爲一個「閱讀城市」、一個「知識型」的社會，充滿信心。

閱讀，是獲取學問的主要途徑，也是最容易的途徑。通過閱讀，我們可隨時隨地與古往今來的偉大思想家和作家聯繫上，輕鬆地吸取他們的學問精華。香港教育城從2002年開始，積極開展推動閱讀的工作，除了舉行過不同形式的閱讀活動外，也組成了「閱讀大使」的團隊，從不同的層面去散播閱讀的種子。而「閱讀大使」一項最新的任務，將是到社區和學校裏去組織「讀書會」，爲逐漸成長的閱讀幼苗澆水。

或者有人會問：「把書本放到孩子跟前讓他看個痛快便可，爲何還要辦讀書會？」

一個人讀書固然可以，但一群人一起讀書，透過分享和討論把大家腦袋中固有的想法重新整理，經過深層思想及交流，讓真理漸漸呈現，閱讀便變得更有趣和更有意義了，這也正正是讀書會的主要目的。

其實讀書會在很多地方如美國、台灣、日本和瑞典等均已趨向成熟。在瑞典，幾乎每一個鄉村都有讀書會，參加讀書會是人們晚飯後的習慣，九十年代全瑞典已有三十二萬個讀書會，參加人口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八；台灣也有約三千多個讀書會分佈於各個地區。在讀書會的建設工程上，香港無疑是遲了一點點，但這兩年整個風氣有很大的改變，以香港教育城爲例，透過與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及教育統籌局合辦的「閱讀大使計劃」，每年培訓超過二千名閱讀大使，協助中、小學組織學生讀書會；此外，各大專院校均成立了讀書會，而當中歷史最久的莫過於「中大讀書會」了，中大讀書會成立五年來以書會友，凝聚了一群熱愛閱讀的參加者，當中不乏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忠實常客，近年「中大讀書會」更加開中學生專場，並透過與香港教育城的閱讀大使計劃協作，惠及年輕學子，讓他們感受大學校院的閱讀風氣。

謹此祝賀中大讀書會成立五週年，繼續擔任推動閱讀的先鋒，把快樂閱讀的火苗在這小島上燃點起來吧！

*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裁

群賢雋語

讀書會的講者來自四方八面，有大學的教授講師、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社會上的名人雅士，他們全都是愛書之人。讀書會每次主講的題目和書籍都由講者悉心挑選，他們沒有得到實質的報酬，推動著他們的是一份熱情。正是這份熱情，使他們義不容辭地與他人分享智慧的果實，引領我們進入學術知識的廣大殿堂，或到古今文學藝術中尋幽訪勝，或帶領我們與古人的心靈、思想相通，從而折射出各種人生態度，展開生命的新境界。

在讀書會五週年之際，我們有幸得到幾位講者，再一次與我們分享他們的閱讀心得。



但開風氣不為師

藍真*

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會舉辦至今已滿五年，值得慶賀。讀書會每月舉行二次，一次在校內本部，一次在專業進修學院，算起來已近百次，每次均邀請各界的讀書精英人士來講讀書心得。講知識，講學術，講讀書方法……講後由聽眾提問、討論，各抒己見，互相切磋。這不單使參加者提高閱讀的興趣，同時也獲得文化的啓迪與思想的提高，講者得到總結經驗的機會，潛移默化，極之有益。

近年來，本港各方也逐步推動讀書運動。學界、文化界及個別書店偶爾也辦知識、讀書講座，有的是定期開講（如三聯書店），引起聽眾的共鳴與好評。我不能說這是受中大讀書會的影響，但我敢說中大讀書會是起風氣之先。在這個煩躁浮俗的社會裏，中大讀書會是一股清流，一陣和風，潤土的細雨，微明的星光。

我想借用龔自珍《己亥雜詩》裏的「但開風氣不為師」來表達對中大讀書會先生們的敬佩之情，「不為師」是樸誠、謙虛、持之以恆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但開風氣」是不計名利得失，是一種志氣，一種期望，一種愛心。



*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曾主講：
2005年 鄒韜奮先生與香港出版業

讀萬卷書

陳天機*

1. 讀萬卷書

據說修身三要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四方友。」這些都是爭取經驗的方式。但「爭取經驗」未必是目的。可能只是滿足好奇心的手段。

「校園讀書會」和「城中讀書會」由愛書人士無償主辦，五年來如一日，讓講者與聽眾公開交換讀書心得，往往點出書中妙諦或破綻，書與書之間的異同，和意想不到的連繫，的確難能可貴。主持謝安先生正是一位「讀萬卷書」的有心人，我曾到過他的家；他個人的藏書堆積如山，少說也有五、六千本。

2. 雜家的千年冤案

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將諸子思想綜結起來，分成九流十家。¹ 雜家是其中之一，傳世的最早代表作品是秦相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

2.1 雜家之雜

近幾百年來，雜家往往不受重視。例如在清末民初，博學多聞的文壇巨子梁啟超也說：²

然既謂之雜，則已不復成家。

然則這學派爲甚麼要採用「雜家」這麼難聽的名字呢？

其實這名字只是人家送給他們的，並非他們的自稱；更重要的是，在秦、漢時代「雜」字並不難聽，竟然毫無貶意。雜家第一本著作：《呂氏春秋》裏面說過「四方來雜，遠鄉皆至。」³ 比班固略早的揚雄，在《方言》上也說：「雜、集也。」比班固略遲的許慎在《說文》⁴裏解「雜」字爲

1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名家、農家、雜家（以上屬於九流）、小說家（以上屬於十家）。

2 梁啟超：《諸子考釋》（上海：中華書局，1936），第66頁。

3 《呂氏春秋·仲秋紀·一》。

4 許慎（~58—~147），《說文解字》成書於1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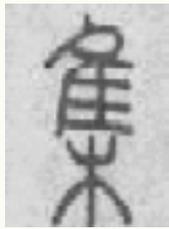
所謂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也。引伸為凡參錯之稱，亦借用為聚集字。

他供應的三個定義：「五采」、「參錯」和「聚集」，都沒有貶意。可見秦漢時代，「雜」、「集」相通；雜家的雜，並非「雜亂無章」的雜，而是五色繽紛、錯落有緻、「集腋成裘」的集。

「雜」字左上角部分代表「衣」字；大概在秦漢時代，最具五彩的物件是染色的衣裳。假如我們將左下角的「木」搬到右下角，右邊便是一個「集」字；改變後的整個字，是「雜」字的異體字：「襍」。這些資料說明現今的「雜」字來自「集」字，「衣服集成的五彩」的含義，也相當清楚了。



說文：「雜」字；



「集」字；



原「集」字

順便一題：為甚麼《說文》所用的「集」字描出一隻短尾小鳥（「隹」）站在樹上，不見「合流」，反似「孤立」呢？原來今天的字是簡寫，古「集」字有三隻小鳥，意義明顯不過，是「群鳥在木上也」；後世竟然狠心趕掉其中兩隻；本來一目了然的「會意」功能，從此便永遠失去了。

2.2 學問的包裝

雜家的主要工作是學問的包裝。學問有異於商品，它的包裝不應該是門面工夫，而是內涵的設計、挑選和安排。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泥於單一學派，難免偏頗；雜家取各派之長而捨短，亦可以蔚然成爲一家之言。

包裝後的學問，優點固然一目了然，缺陷也往往無所遁形。包裝者可以當機立斷，眼看大體，而且「錯則改之，缺則補之」。這可以說是雜家工作自然的引伸。

法國劃時代的《百科全書》在大革命前夕面世，⁵主編狄德律⁶爲書貢獻了二十六年的生命。參加編纂的人叫做百科全書派（the Encyclopedists），可以說是法國

5 《百科全書，科學、藝術和工藝的系統性的字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1751–1772年 出版；1776–1780年又出版補遺和索引，合共三十五卷，二千萬字。

6 Denis Diderot (1713–1784).

十八世紀後期的雜家；他們鼓吹理性、人權，不遺餘力。我們可以說，百科全書派認為當時的社會，最欠缺的就是理性和人權。書裏說：⁷

人民的福祉肯定是政府的偉大目標。在自然法則和理性下，統治者已被賦有權利這目標邁進。人民的最大福祉是自由。國家需要人民的自由，有如個人需要健康。

他們的遠見，為1790年的法國大革命建立了理論的基礎。

俄國化學家門捷列夫（Dimitri Ivanovich Mendeleev, 1834–1907）比較了所有已知化學元素的性質，發明了週期表，而且他從週期表的幾個空洞，預測了新元素的存在。他顯然是化學界的雜家。他在1869年發表這見解後，十五年內，科學家果然發現了三種性質與預測相符的元素。⁸

美籍瑞士天文學家茲威基（Fritz Zwicky, 1898–1974）發現已知物理學理論不能解釋在觀察下星系的旋動。他並沒有揚棄理論，而且在1933年宣佈宇宙中有巨量根本看不見，但遵守重力定律的「暗物質（dark matter）」。⁹2003年，美國太空總署估計，在整個宇宙中暗物質的總質量竟然是通常「可見物質」的5.75倍！⁹

3. 人人都是雜家

近年來香港教育統籌局決定推行通識教育，志在培養廣泛知識和興趣，彌補狹窄專業學問的不足，增長觸類旁通的經驗，加強解決問題的能力，發展自己多方面的潛能，應付未盡可知的將來。

最重要的工作，其實不在盲目接受別人「包裝」過的資訊，人云亦云。活在資訊爆炸的今天，我們每人隨時隨地，都要搜集、整理、和使用巨量的資訊。換句話說，人人自己都需要有足夠的才幹和胸襟，做雜家的「包裝」工作。

「讀萬卷書」不但本身是享受，也為讀者未雨綢繆，「按身度造」出龐大、恢宏而必然稀疏的「認知網」，使讀者將來可以因時制宜，將任何部分加工編織，取得新學問、新經驗，解決當初未必意料到的問題。寫書的人更要考慮怎樣表達自己才可以引起讀者的共鳴。

4. 「中國書我都讀完了」

梁文道在香港明報¹⁰提起，金克木（1912–2000）出版了「一名驚人」的書話

7 “The good of the people must be the great purpose of government. By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reason, the governors are invested with power to that end. And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people is liberty. It is to the state what health is to the individual.” 見<http://www.kirjasto.sci.fi/diderot.htm>.

8 鎢（Germanium, ³²Ge），鎵（Gallium, ³¹Ga）和釷（scandium, ²¹Sc）。

9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2003年公佈的WMAP計劃研究結果，宇宙的尋常物質與黑物質的比例是4: 23。請參見http://map.gsfc.nasa.gov/m_uni/uni_101matter.html.

10 梁文道：〈不是書單〉，明報2006年6月25日〈星期日生活〉版，D12頁。

集：《書讀完了》。¹¹ 這其實是金克木過去寫的一篇散文的標題，原文登在1987年出版的《燕啄春泥》；首段是：¹²

……史學前輩夏增佑告訴陳寅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陳寅恪大驚，以為老人家糊塗了。但許多年後，自己年紀大了，覺得中國最重要、最根本的書他已經讀完，其餘已無足觀了。

這故事其實是陳寅恪（1890–1969）親口告訴俞大維的。¹³ 梁文道說自己以前也認為「書是可以看得完的」，但現在已不再作如是想了。

書是看不完的；中國書也是看不完的。但這已不是當今最重要的閱讀問題。更關鍵性的是，外國沒有值得看的書嗎？我們要看的下一本書，應該一定是中國書嗎？

我們活在全球化的世界，應該放棄故步自封的態度，不應該以為值得讀（或值得先讀）的書必是土產。當然語言和翻譯都是非常重要的顧慮；但是在新時代的香港，每人應該培養閱讀、書寫兩國文字的能力。歐美歷史界現在正在推行一個運動，盡量取消「歐洲中心主義」¹⁴。我們在批評別人自大傲慢時，別忘記別人也會批評我們。

5. 盡信書不如無書

語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當然書也是人寫出來的。世間書籍汗牛充棟，雖然通常作者都絞了不少腦汁，但作品仍然未必值得讀、作品所講的未必值得相信。每人應該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價值觀，作個人的取捨。

在過去幾年，我看過不少令人驚喜的書，也偶有不少書令我掩卷嘆息。我曾在「校園讀書會」報告過下面兩個例子。

5.1 令人驚喜的書¹⁵

2000年暑我逛書店，買了戴門的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來看。他提出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

11 金克木：《書讀完了》（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6）。

12 金克木：《燕啄春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13 載在李敖：《要把金針度與人·代序》（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原文作於1984年。見<http://www.mypcera.com/book/2003new/xian/la/ybjzdyr.html>

14 Eurocentrism（其實是歐美中心主義）。

15 陳天機：環境、文化與征服：校園讀書會，2004年1月10日。（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8)。中譯本：賈德·戴蒙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為甚麼西班牙人征服了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而不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征服了西班牙人呢？

歐亞大陸（包括非洲北部）是橫（東、西）向的，而南北美洲卻是豎（南、北）向的。在十五至十六世紀，這地球自轉引起的簡單事實竟然為上述問題供應了一系列、幾乎匪夷所思的解答：

歐亞大陸	南北美洲
是延綿七千英里的溫帶大實驗室；	被赤道、熱帶隔離的兩塊較小的溫帶氣候區。
農產品繁茂，有家畜可供驅役；	農產品滯留在發源地；幾乎沒有家畜。
文化遙遙領先：武器有火槍、鋼劍、戰馬；	文化仍在銅器時代：武器只有弓箭、木棍。
家畜傳染天花、痢疾等致命病毒；居民因此獲得免疫能力，成帶菌者。	一世紀內85%居民喪於歐亞帶來的傳染病；沒有耕用家畜；沒有「回敬」能力。

購書時我已開始執筆寫《大自然與文化》一書，覺得所把握的材料龐雜、散漫，亟須特別的骨幹（漿糊？）把不同部分聯繫起來。戴門的答案用真憑實據刻畫出天文、地理、歷史、文化間的互動，恰是「不啻從天而降」的漿糊。¹⁶

5.2 令人困惑的書¹⁷

人類生存在多元化的社會。每人對包括自己的「大我」、和「大我」的其他成員、有不同程度的忠誠，道德從焉而起。

英國有三套解釋人類道德起源的理論。瑞德理認為道德源於「自私圖報」的意念；¹⁸ 道金斯認為人受自己的「自私基因」奴役，親情只不過是「自私基因」繁殖意圖的表現。¹⁹ 道金斯更認為在文化基因「（摹媒（meme））」作崇之下，人不

-
- 16 陳天機：《大自然與文化——環境、創造和共同演化的故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第8章（第213–246頁）。
- 17 陳天機：《自私摹媒控制下的機器》；校園讀書會，2003年1月11日。（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譯本：Susan Blackmore (著)，高申春 (譯)：《謎米機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18 Matt Ridley, *The Origin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中譯本：麥特·瑞德里 (著)，范昱峰 (譯)：《德性起源：人性私利與美善的演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 19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中譯本：Richard Dawkins (著)，趙淑妙 (譯)：《自私的基因——我們都是基因的俘虜？》（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

自覺地模仿他人；人因此也是自私自私的奴隸；布賴模更大力發展摹擬理論，認為摹擬主宰下的模仿，是文化創造的原動力。「自我」也只是摹擬在人體內的組合而已。²⁰

三套理論都言之成理，有單刀直入的豪情、斬瓜切菜的痛快。合併起來可說是無所不包；但三者也都化神奇為臭腐，把世人所歌頌的美德，當做

斤斤計較的施主、
沒有眼睛的基因、或
無影無蹤的摹擬

的自私表現。

瑞德理的理论在動物界有直接的支持，²¹ 最有實質分量；但恐有「以偏概全」之嫌：施恩者未必圖報；「報」的形式或非實物；「報」的對象或非施主自己。

自私基因和自私自私雖然沒有眼睛，甚至沒有實質，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一些現象。竊以為這些現象每有另類的解釋方式；而且世間有不少例外是自私自私基因和自私自私不能輕易解釋的。但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兩套理論把人淪為雙料奴隸，抹殺了自由意志的可能存在。

我不敢苟同，但苦於找不到別人同樣的意見，來壯自己的膽。在「校園讀書會」報告時，我只好硬著頭皮說，雖然我們無法證明自由意志的存在，自私基因和自私自私這兩套理論仍然是不該囫圇吞棗，貿然全面接受的。當然，相信自己是雙料奴隸的人，即使擁有自由意志，也已經放棄了使用的權利；²² 不相信自己是雙料奴隸的人也許坐失了「擁抱真理」的緣分，卻有一線生機。人人應該珍惜自己的（可能虛假、不存在的）價值觀和決斷能力；這是我們「心的長城」。²³

兩年後，我偶然在圖書館看到理論物理學家戴維斯在《外交》雜誌上登載的一篇文章，〈世界上最危險的意念〉。²⁴ 他針對上述兩套「基因」理論，認為它們危險之處，恰在它們擁有部分的真確性；但自由意志雖未必存在，它的存在假設，是社會的基石，不容拋棄。戴維斯寫道：

20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譯本：Susan Blackmore (著)，高申春(譯)：《謎米機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1 吃飽的吸血蝙蝠會餵哺找不到食料的同群蝙蝠；後者易地而處時也會回報。

22 他(她)有沒有行使自由意志來做棄權的工作？不詳。

23 陳天機：《大自然與文化》，第14章第8節(第422-423頁)。

24 Paul Davie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ideas: undermining free will," *Foreign Policy*, Sept.-Oct. 2004, pp. 36-38.

即使……自由意志果真是空中樓閣，它也是值得支持的虛構。²⁵

戴維斯又引用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格²⁶ 隱含邏輯弔詭的一句：

我們必須相信自由意志；我們別無選擇。²⁷



- *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前聯合書院院長，曾主講：
- 2003年 自私孳媒控制下的機器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 2004年 環境、文化與征服 (Jared Diamond, *Gun, Germs and Steel*)
 - 2005年 陳天機：《大自然與文化》

25 “But even if free will is really an illusion, it may still be a fiction worth maintaining.”

26 Isaac Bashevis Singer, 波蘭出生的美國猶太作家，197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

27 “We have to believe in free will, we have no choice.”

賀中大第二書店讀書會五週年： 麗澤！麗澤！

練乙錚*

(一)

從來讀書都要問為甚麼。我老頭子一早告訴我，書讀好了可以考獎學金到外國留學。完成了他給的使命之後，問題當然重新出現。不過，不問則已，一問就不敢再讀，起碼不敢多讀、廣讀，因為那個年頭「讀書愈多愈反動」；而事後證明，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過，革命不能長期當飯吃；就只要四個現代化罷，也不能不讀書，特別是如經濟學之類的硬道理，更要學懂弄通，於是我也「復課鬧革命」去了。好景不常，沒幾年就發覺當學生、當教授、當知識分子要特別聽話，否則肯定命途多舛，輕者可以銀鐐下獄，甚者慘死炮火之中、鐵輪之下；就算是遠離那火線的時空，也會丟官失職，特別是如果你愈讀愈糊塗，竟真的相信書裏頭說的話。幾番折騰，我終於學乖了，為這為那地去讀書，於我沒有好出路、沒有好下場。

大抵我們中國人讀書，是學以致用居多，不是用來發家致富，就是要去救國救民，廣而言之，都是一種功利主義、一種工具論。這本身其實沒甚麼不好，工具是中性的，有的人用了會損手斷足，別的人卻用得出神入化；況且，人類進入文明，多少要靠點工具。但無論如何，工具之為工具，總是不能長久。讀書救國論者，一旦發現國家富強了，就容易放棄書本，心安理得當逍遙派，有些更會和國家共富貴，當錢不讓；又或者發現國家救無可救，壯志蒿萊，便再也不讀書，一味消沉，甚至作懷沙抱大石，投河去也。各種這樣的人，古今都有。

另一方面，以賺錢為目的去讀書，錢賺到了，書就可以少讀、不讀；如果發覺用別的工具賺錢更容易，書本就要束之高閣；又或者讀來讀去還是賺不到多少錢，書更恨不得要燒掉。我在美國教書的那些年裏，留意到一個現象：有些華人同事的研究範圍比較窄，自己領域之外的學問較少關心，難得到其他院系聽演講；人到中年，拿了終身職，若不是成就了大學問的話，就分身去辦副業，當顧問、開餐館、搞房地產、搞華



質，少在校園出入，再閒來無事就另找精神寄托，對書本和學術的興趣減弱。人各有志，無可厚非，但從學術角度看，卻十分可惜。導致此現象的原因可以很多，比較客觀的是美國勞工法優待外國人當教授，只要大學認為你是申請人當中最強的，願意聘請你，勞工部就給你工作許可，不必像其他空缺職務，一般要僱主證明沒有合最低資格的美國公民願意擔當才輪到你。如此，想在美國長居，對學問本身無大興趣卻有運用抽象符號能力的外國人，很多也會唸博士學位當教授去，哪怕教授的薪水一般並不高。於是，在華人同事中，相對老美而言，以讀書為工具的比率偏高。美國人自己，如果不是對學問本身有強烈興趣、真正喜歡讀書生涯，不會唸博士當教授，而大可進入其他有趣得多、門檻低得多、收入高得多的行業。所以，不是老美不功利，其實他們很多和一些中國人一樣很功利，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這種人較少留在大學，和那裏的華人情況剛剛相反；相比起來，較多老美同事對學問本身的興趣更廣泛、更持久，有些退了休還呆在系裏做無償研究、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這個差別，源於經濟學中所謂的「自選機制」，與民族性格分佈無關，但我由此見到，讀書人對學問是否持一種工具論或器用觀，決定其讀書以至重要生命行為者過半。

我贊成讀書首先是一種興趣，不必過分著意去問為甚麼；你可以在興趣之外，加上一點器用觀，大則以之賺錢求名、救國救民，小則以之自鳴清高、交友求偶，都無不可，只是不要本末倒置。當然，讀書興趣也會變，二十歲的書癡，可以變成五十歲的書盲，所以還須悉心培養，使之內化成一種價值、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然而，這種說法也許太膚淺也太高調。其實，想來想去，二十年來，孑然一身，家徒四壁，經常陪伴我的只是幾十本冷門舊書；讀書對我來說，愈來愈只不過是一種花錢少、又省事的壞習慣，不像打麻將般既會輸錢又得湊腳。

(二)

香港有私校名「麗澤」¹，筆者孤陋寡聞，近讀《周易》，方識其意。六十四卦中第五十八卦是「兌」，其六畫卦圖(☱)是由兩個三畫兌卦(☱)上下疊成，後者的物象是澤；「兌」卦的象辭說：「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的意思是繫，連接；麗澤，即相連的兩個水澤，所蓄之水互相連通，喻君子切磋學問，相得益彰。這個名字來源久遠，意義深長，比起「華仁」「喇沙」等，實在不遑多讓。

君子以朋友講習，故也不能老是關起門來獨讀，一味放縱自己。窗明几淨、自得其樂的感覺當然妙絕，但如果要講求一點效率收益，參加讀書人之間的自發匯集很有必要。我講一下親身經歷。我參加讀書會的時間不長，當講者更是只有一次；那一陣子我自己在讀梭盧(Henry David Thoreau)的書，愛不釋卷，讀書會的負責人要我做一個讀書報告，我願意分享，欣然答應。時間很充分，我準備也很認真，幾個月下來，梭盧的重要著作，我都通讀了，還看了不少評論文章和歷史背景書籍，作為介紹梭盧這個人物時引用的資料，至於要深入一點談論的著作，就

1 編者按：麗澤中學於1929年創立，1960年核定為受助私立學校，1978年轉為津貼學校。

當然是他的《瓦登湖》（*Walden*）了。作報告之日，我長篇大論講了九十分鐘，自以為齊備，倒是討論之時，學兄李行德教授一語中的：「你為甚麼沒有提及梭廬去瓦登湖的目的？」掛一漏萬，此之謂也。如此重要之點，我自己一個人讀了幾個月梭廬的書也還是錯過了。沒有那次讀書會上李兄一問，很可能我到今天還沒發覺此一紕漏。有他一問，他懂的我也就跟著懂了，兩個水澤互相連通。麗澤！麗澤！

此後兩年，我又讀了一些書，讀書會的朋友要我再作報告，我定了題目，講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他的哲學，可惜我離港在即，最後安排不上讀書會的時間表；錯過了機會，是我的損失。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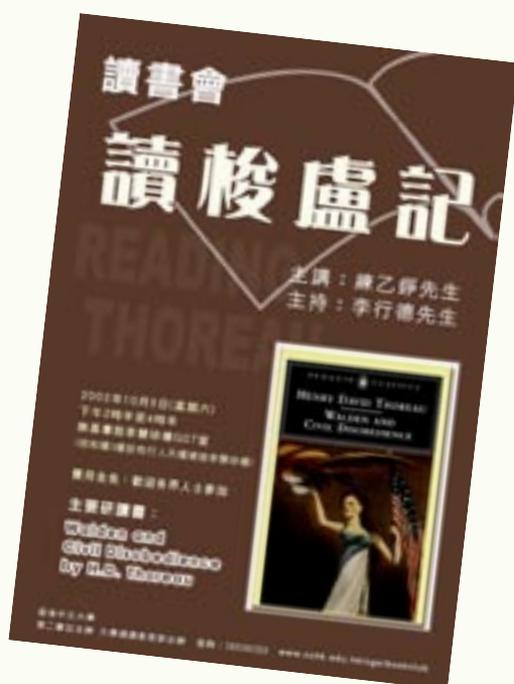
我唸的大學，圖書館裏有一匾額，上題愛默生一句話：“... the scholar is the delegated intellectual. In the right state, he is, *Man Thinking*.” 當年，每進出圖書館幾乎都看它一遍；其後一直記存心中，未曾忘卻。可是我從來不知道它的出處，遑論上文下理、微言大義，直到前年冬天到英國學習航海那段日子的一個晚上。海上生活十分辛苦，體力消耗大，精神緊張；帶在身上的小小一本愛默生選集，是我唯一的靈糧。守夜的日子沒時間看，不夜航的晚上才可以看一點，而且還是在船艙底呎半寬的睡鋪裏微弱的五火燈光下，看不上三幾頁就累不過，放下就寢。可那樣一點一點地看，心中不無期望看到我記得的那句話；終於，讓我看到了。當時的興奮，莫可明言。無巧不成話，原來該句出自愛氏1837年在美國一個最重要的讀書會的年會上的講話，題目是「美國學人」，當中闡述了他對美國的學術、學院和讀書人的最重要觀點。讓我先介紹那句話的續句：“In the degenerate state, when the victim of society, he tends to become a mere thinker, or, still worse, the parrot of other men's thinking.”

這兩句話的最終用意，不在於警惕讀書人不要鸚鵡學舌。大家請先留意愛氏行文中*Man Thinking*（斜體、首字母大寫）和thinker的分別。有甚麼分別呢？為甚麼讀書人的正常狀態是*Man Thinking*，而當他在成爲一個thinker之時，便是一種淪落，以致愛默生要用mere這個貶義詞去形容它呢？原來，愛默生在講，知識分類和社會分工是一種必要，但人們往往在分工之下失去整體觀，連專職思考的學者亦然，變成思想匠或者思想機器（thinker — 英文動作詞後面加“er”，變成作出該動作的人或物，如fighter可指鬥士或戰機）。這是可嘆的淪落。在正常狀態之下，一個學者必須首先時時刻刻是一個完整的、大寫的人，然後是以這種心態去思考，那樣才真正配得上學者的稱謂。當然，如果僅此而已，那愛默生此話也不怎麼；《莊子》兩千多年前已有「道術將爲天下裂」之嘆，與愛氏同時代的馬克思對社會分工有比他更深刻的批判。不過，愛氏那次講話，用意不在於慨嘆或批判學術分類和社會分工本身，而是在於指出這種分工令當年美洲新大陸的知識分子忘乎

所以、在學術上未能發展出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天大地大卻見木不見林，在獨立革命五、六十年之後還甘願做思想領域中的幫工，只曉替歐洲大陸的大師做註腳，忘記了上天給予美國人在每一方面、特別是在思想方面自己開天闢地的崇高使命。愛氏這篇講話發表之後，反響很大，影響深遠，後世學者譽之為繼1776年政治獨立宣言之後的美國學術思想上的獨立宣言。講題簡單幾個字，貼切不過。對經歷百多年新、老殖民主義思想侵蝕而還未能盡去其糟粕的香港人而言，愛氏這篇講話，到今天亦大有可抽象繼承之處。

愛默生的作品文詞優美，說是句句精警、字字珠璣，亦不太過。正因如此，他的片言隻字，竟也成為英文賀卡設計師信手拈來的最好材料，思想整體，卻遭嚴重割裂，殆非愛氏本人所冀望也！

去年我未能如約替讀書會做愛默生的讀書報告，這裏簡介一二，聊以作補，日後有機會再談。



* 練乙錚先生曾主講：
2002年 讀梭盧記

《少爺》和《黑人的靈魂》

李行德*

六年前我在台灣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從事過半年教研工作，周末經常去附近的嘉義市逛，很偶然的機會在一個咖啡店認識了一位姓林的退休小學老師，每次碰上就聊一兩個小時，從他那裏學到許多關於當地的歷史和風土人情，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的，就是他談到自己在台灣五六十年代政治高壓的環境下受到牽連，心理一直蒙上陰影，但是全靠一本書讓他有勇氣堅持生活下去，這本書就是夏日漱石的《少爺》。林先生這句話當時給我極大的觸動，我從道理上當然知道，書本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但這樣直截了當的說出書本對個人的影響，我還是頭一次聽到，心想怎麼夏日漱石的文字力量那麼大，也引起我讀這本小說的興趣。

在這以前，雖然我愛好日本文學和電影，但談不上甚麼認識，對夏日漱石更是陌生，在八十年代看過夏日漱石的《後來的事》，還看過這本小說的電影版本《其後》，但大概沒有看懂，沒留下甚麼印象。由於林先生一席話的觸動，我三年前終於找了個機會一口氣看了《少爺》，讀的是李孟紅譯本（台北小知堂，2000）。《少爺》是夏日漱石早年作品，1906年出版，有過好些中譯本，小說名稱有些譯成《哥兒》。近年來除了李孟紅譯本外，還有陳德文的譯本（台北志文，新潮文庫，2001），以及今年出版的胡毓文、董學昌的中譯插圖本（北京人民文學，2006）。讀了《少爺》才了解，為甚麼這本小說一百年以後還有出版新譯本的需要。

《少爺》講的是一個品性率直的年輕人從東京到一個小鎮當中學老師的遭遇，作為主人翁的「少爺」在家裏是嬌縱慣養的幼子，不懂社會險惡，他到了人地生疏的小鎮，發現不管在學校還是在他住宿的旅館，許多人表面對他友善，但他一轉過身來就陷害他，作弄他。「少爺」身份是老師，但他的行為往往不拘小節，不依循當地的規範，例如在小店狂吃或在溫泉裏游泳等，更惹起同事和學生的嘲笑。小說很生動的反映了小鎮居民的閉塞和狹隘，反映校長、教務主任和一些老師的虛偽懦弱，描繪人們如何看到別人受到傷害時沾沾自喜，如何為了生存而圖小利。夏日漱石這本經典作品，一定有許多專家論述，

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但作為讀者，《少爺》對我的意義是它很深刻地反映了人的侵略性和虐待狂，以及一個封閉社會所必然帶來的無知和狹隘，這些人性弱點是普遍的，在歐美社會和華人社會也處處可見，小說用比較詼諧的色調來取笑小人物，讓我們能從較超脫的角度來觀看世界，我想大概是這種美學效果讓嘉義的林先生獲得道德勇氣吧。

另一本成書時間跟《少爺》差不多，也是震撼人心的二十世紀名著，是美國歷史學家、思想家杜波瓦（W. E. B. Dubois）寫的歷史政論文集《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杜波瓦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從學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和哲學家喬治·桑塔耶納，並曾到柏林大學進修。杜波瓦這本著作，發表於1903年，分析了美國黑人的歷史處境和他們分裂的心理狀態，總結了黑人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黑奴解放後的民權發展，直接批判了當時的黑人領袖布克·華盛頓（Booker Washington）的改良路線。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黑人政治運動風起雲湧，《黑人的靈魂》是當時主修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生的必讀書。這本書一直對我起著啓蒙作用，多年來一直擱在我的書架上，不時翻閱。

我不是歷史學者，更不研究美國史，《黑人的靈魂》對我這個中國學子有甚麼意義？我初讀這本書時，作者追求人類美好理想的熱情和執著深深的打動了我。我當時唸大一時英文水準不高，讀起這本書來還覺得有點艱澀，但細讀之下就慢慢體會到作品文字的優美，提高了我欣賞英語文體風格的能力。然而這本書更普遍更深刻的意義在於杜波瓦對教育的看法。美國黑奴解放後，實際上黑人的人權並沒有得到維護和保障，但他們的經濟條件和接受職業教育的機會卻有了改善。黑人運動中以布克·華盛頓為首的一派，主張黑人第一步在教育上要爭取的是科技和實用技能的訓練，至於探索人的本質的文學、歷史、哲學等基礎人文學科的訓練，並不是黑人運動需要迫切爭取的教育目標。相反地，杜波瓦則認為黑人的教育系統不能局限於職業專科學校，黑人必須大批地進入傳統的文法中學和大學，探索和創造新知識。杜波瓦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很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黑人的哲理思考不能提高，心靈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即使黑人掌握了謀生技能，經濟狀況得到改善，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當然跟杜波瓦的很不一樣，但推動社會前進，是從一開始就堅持人的基本價值，還是先滿足經濟需求逐步改良，然後才談崇高理想，這兩種道路的爭論在各個領域仍然以不同形式出現，在複雜的現實情況下誰是誰非往往難以斷定，因此我想杜波瓦的論述至今對我們仍有豐富的參考價值。比方說，本港中學教育制度一直重理輕文，沒有強制學生唸文學歷史，我這幾年接觸大學入學考生，發現成績還不錯的高中畢業生，對當代世界歷史文化的無知程度令人震驚，跟我所接觸到的大陸台灣背景相同的高中生比較，差距很大。我們的中學教育是否只考慮應付人力市場需求，還是也要強調那些探索人的本質的文學、歷史、哲學等基礎思考訓練，這是百年樹人的大業，值得我們從根本上對教育改革進行重新檢討。

《黑人的靈魂》的英文原著，可從以下網址下載：<http://etext.lib.virginia.edu/toc/modeng/public/DubSoul.html>。另外，麻省大學的圖書館也有杜波瓦專藏，可參看<http://www.library.umass.edu/spcoll/collections/dubois/index.htm>。此書目前所能看到的中譯本，好像只有1959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由維群翻譯的版本。杜波瓦對中國讀者並非完全陌生，他在1959年以九十一歲的高齡訪華，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隆重接見。過去二十年，從事美國歷史研究的中國學者不少，對杜波瓦思想一定有了新的認識和研究成果，期待著不久將有《黑人的靈魂》的新中譯本面世。

好書能開拓視野，在我們惶恐無助時給予激勵，在我們思緒迷亂時指點迷津，照亮方向。謝安、陳求德、梁卓恩、廖鐵城諸友所發起組織的讀書會，後來得到中大大學通識教育部的支持，我想他們想在充斥市場意識的商業社會提倡一種純粹的讀書風氣。所邀請的講者不一定是專家學者，但他們都對所推薦書本懷著癡迷和真愛，並顯示出深刻的認識，參加過討論的朋友都很享受那種純粹追求知識的氣氛。讀書會是民間知識人組織，其啓蒙工作對維護本土文化學術的重要性不亞於大學。以上我談了兩本二十世紀名著給我的一些啓發，藉此對讀書會成立五週年表示祝賀，也對讀書會未來的重任表示殷切的期望。



*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曾主講：
2003年 探索語言和和政治的深層結構——介紹喬姆斯基

讀書是一種開放的藝術

董啟章

一位劇場界的朋友最近和我說，他喜歡上讀書，因為讀書給他自由和自主的感覺。相反，他不那麼喜歡看劇場和電影了，他說那樣的形式太霸道。也許他說得太極端了一點，但我明白他的意思。看劇場，看電影，或者是聽音樂會，是一個被固定在特定時間和空間裏的體驗，當中有許多自己不能掌握的因素。當然，這也正是這些藝術形式獨特而無可替代的特質，而且，也不能說這些體驗完全被動，而沒有觀眾或聽眾自主接收和詮釋的空間。不過，朋友說的也不無道理。

我們絕對可以選擇在甚麼時候和甚麼地方讀一本書，讀多久，讀多快或多慢，順序還是隨意選讀某些章節，還可以反覆重讀細讀，或者如果不喜歡的話，可以隨時停止閱讀。而在停讀一本書之後，也不排除有一天會再打開它，甚至在再讀之時才真正領會和愛上它。相反的情況也會發生，一些曾經以為很好看的書，再讀之下發現原來不外如是。讀一本書的可能性實在太多了。因為不是一次過的事件，書的意義是隨著閱讀和讀者成長的過程而不斷變化的。當然隨著影音設備的發展，我們也可以隨時隨地重看一部電影。但這只能說，看電影在這方面變得愈來愈像看書了。可是，電影場面依然是實見實存的事件，而書卻只是符號，它對讀者想像力的要求也因此而更高了。

而網路也沒能取代書的地位。電子書的笨拙和無味自不必說，網路形式的連結和指涉，其實一直就在閱讀的過程裏發生。一個好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肯定在有意和無意之間編織出閱讀的網路和連結。讀者曾經讀過的書一定在發生作用，互相指涉，互相引用，互相鑑照。我們的腦袋就是最有效也最神奇的超連結網路。我們因此而產生優秀的作者、作品和讀者。再加上閱讀的行為模式上的開放性，讀書於是成為了人類想像的極至活動。而讀者，是成就這種想像實踐的無名英雄。

-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兼任講師，曾主講：
 - 2003年 想像與同情——薩拉馬戈：《盲目》
 - 2006年 讀小說與寫小說——從大江健三郎的《給新新人類》說起

讀書會

張倩儀*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讀精緻的書，有同道中人互相砥礪，就容易讀出趣味，這一直是中國人的信念，所以高貴的皇帝也需要陪讀。讀書趣味是切磋琢磨出來的，正如人生。

我不太喜歡講座，而或許喜歡讀書會，因為其中有人情味。講座未免有點高高在上，也有點冷，特別是香港人都不愛發問，在一個正兒八經的講座場合，交流切磋，不知從何做起。讀書會既有共讀的目標，也有能點頭招呼的同好者，方便思想百花齊放，互相促進的味道更濃一些。

第二書店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讀書會，雖然仍是講座形式，但持續地辦，招聚同好，未嘗不是向共同切磋的目標逐步靠近。近年開展中學生專場，也是一個好想法，現在學校供奉閱讀為上，但是閱讀的目標，沒有太多人講究，因此量重於質。讓中學生體驗共讀的愉悅，教導組織小型讀書會的技巧，能使他們提升一個新境界。共讀久後，自能感受到書有各種層次，而經得起反覆細讀的，往往是思想精緻的書，經得起在人生各個階段細味的書。讀書原不是為了讀，而是為了做人。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將於2006年9月8日主講「讀懂敦煌，看懂敦煌」

談經典文學的閱讀

——以讀《水滸傳》為例

梁美儀*

經典文學與文化商品

不少學者、老師都同意，在高中以上的教育裏，閱讀經典文學的訓練是必要的。我們相信，要學好語文，必須認真閱讀經典著作；要真正了解一個文化，也必須認識它的經典；我們會說，經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它經過千百年的流傳，歷久常新，就是它具有價值的明證。但年輕人卻會質疑，是不是一定非讀經典不可？「經典」聽起來太沉重，甚至有點陳腐的意味。在文化成爲「創意產業」，追求新鮮感與商品價值的今天，經典的吸引力已經不大。流行小說、暢銷漫畫，擁有大量欲罷不能的讀者，看起來更有趣味，難道不是更加成功的文化產品嗎？誰又敢說這些作品在千百年之後一定沒有人愛看？還有，時至今日，不少文學經典作品都要重新包裝，變身成爲電影、電視連續劇，製作成漫畫，甚至電子遊戲等流行文化的形式，供大眾娛樂消費，才能起注意。因此，說到底，甚麼是經典？誰人決定甚麼作品是經典？經典和流行作品有沒有、或有甚麼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覺得年輕人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其實不一定是「詩云」、「子曰」才是經典，每一個時代都可以產生它的經典作品；經典不一定要曲高和寡，今日受歡迎的流行作品，說不定可以成爲明日的經典；經典也不一定是板著臉說大道理的聖賢著作，它可以有多樣的形式：可以是詩歌、小說、散文，亦可以是漫畫、動畫、電影、流行曲。問題是經典作品和一般的文化商品，還是有某種可以判斷的標準，這標準雖或不是一條明確的界線，但卻仍是清晰可辨的。

構成經典之爲經典的條件很複雜，但我覺得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經典作品中包含了作者自己對世界深刻的觀察和體驗、反思和想像；作品表達了作者自己的信念、期待和堅持。文化商品則主要揣摩消費者（包括讀者、觀眾、聽眾）的口味，迎合他們的喜好和慣性思維。文化商品可以用高超的技巧，十分專業地爲觀眾提供感官刺激、娛樂和快感，但終究是空洞的，因爲它



的目的是做一種產品出來售賣，而不是作者真正覺得有重要的訊息與其他人溝通。受眾的一切反應早已在計算之中，因此受眾不能從中開拓新的視野，也不可能有心靈上的衝擊。可以說，經典之珍貴在於它包含了一個要探索、求溝通的心靈。因此，它或者提出問題，引領讀者面對新的挑戰，迫使讀者深思；或者帶給讀者深刻的體驗，激盪讀者的感情。

閱讀態度：經典閱讀的關鍵

然而，經典作品內部的特質和價值所在的這個「心靈」能否被發現、被體認，還在於讀者是否有觸及作品心靈的意願和能力。能力是慢慢培養累積的，而意願就牽涉到閱讀態度的問題。沒有這個意願，我們就很難真正欣賞到經典。

如果單單抱著找消遣、尋刺激的心態，則有些作品我們根本無法接觸，因為這些作品的課題或太沉重、或太複雜、或太深奧，需要讀者付出相當大的努力才能進入作品的世界。對抱消閒心態的人來說，這些作品就是「太悶」、「不好看」。有些被奉為經典的作品，包含了豐富的令人娛悅的元素，因此，一般讀者都能讀出趣味來。問題是經典作品往往是多層次的，若只抱「娛樂」的心態，我們看到的只能是表面的一層，作者的深意卻不容易把握。以這樣的態度看經典作品，則它們與文化商品其實沒有很大的分別，最多是比較高明，又被權威們認可為經典的文化商品罷了！

流行文化與經典文學之間

現以閱讀《水滸傳》的經驗為例，略作說明。《水滸傳》在中國文學經典的地位，似是無可置疑。與此同時，有不少流行文化亦借用《水滸傳》的人物和故事，改編成漫畫、電影、電視連續劇和製作成電子遊戲產品等。我們可以怎樣理解這個現象？

事實上，《水滸傳》本身很適合被流行文化挪用，因為它本來就是「流行文化」。它由一種平民藝術——「話本」演化而來。它是作家將口頭流傳的分散的，或只有鬆散聯繫的故事、戲曲，加上歷史、筆記中得到的材料整合起來，寫成章回小說。它成功塑造了很多形象突出、性格鮮明的英雄豪俠式人物，吸引受眾注意。個別精彩的段落，如林沖被逼上梁山、智取生辰綱、武松打虎、潘金蓮與西門慶的姦情等，情節曲折，語言生動，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說，《水滸傳》具有豐富的「娛樂」元素，是流行文化很容易發展出符合大眾口味的「商品」。至於其中包含與一般社會道德規範有抵觸的暴力、色情元素，流行文化可用「英雄好漢、胸懷大義」、「官迫民反」、「儆惡懲奸」等口號將作品以俠義包裝。

因此，透過流行文化接觸《水滸傳》，我們僅能得到片面的認識，因為流行文化只將娛樂性高的部分呈現，而將作品中與世俗價值觀衝突的部分淡化或庸俗道德化。若只抱著重溫一種已知的娛樂或刺激感去閱讀原著，則最多只能加深對一個個緊張刺激的小故事的印象。

但是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這本文學經典，關心作者到底要傳達甚麼訊息，就會發覺它不是在講幾個英雄人物的有趣故事這樣簡單。《水滸傳》寫的是一個群體：一百零八個空有一身本事但不能被納入社會正軌的人。書中體現的價值是充滿矛盾的。流行文化推崇的「英雄好漢、胸懷大義」，「官迫民反」經不起稍為仔細閱讀的考驗。關於水滸的「義」孫述宇教授在《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一書中做過很好的分析：《水滸傳》中，真正利他的俠義、正義行為並不多。充滿全書的是同道之間不問是非的互助「義氣」；合作做犯法危險勾當的「聚義」；說到底「義」不過是江湖義氣，甚至是匪黨道德（gang morality）。「官迫民反」的講法亦不很準確：真正被直接迫害而落草為寇的只有林沖一個，其餘的「好漢」，是因為不同的際遇，性格衝動，講朋友義氣，或貪財，或逃避責任等原因犯法殺人而被逼上梁山；後來更有不少是被已上梁山的人「賺」（即設局誘）上梁山。此外，書中又充滿無理的兇殘與血腥，警惡懲奸之外，濫殺無辜的情況也多不勝數。然而，是不是就可以將《水滸傳》定性為「誨盜」或充滿毒素的書？在一百和一百二十回本中，水滸英雄最後不都是改邪歸正，接受朝廷招安，為國家外抗強敵，內平變亂嗎？最後他們或戰死沙場，或被奸臣讒言所害，為甚麼不能承認「水滸忠義」，是「發憤之作」？

這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我不打算、亦不能在這篇短文中再深入討論，我要點出的是，作為經典文學，《水滸傳》本身的複雜性和閱讀層次的多樣性不是一般流行文化作品所能比擬的。只要我們作出反省性的閱讀，就會發現，在歌頌各英雄率真煥發的生命力的同時，作者又不能直下肯定他們實現自己基本賦性的追求，因為它包含了殘殺、復仇等人性中的非理性面向。在書中最精彩、最吸引的人物和情節的下面，其實包含了對既定的社會秩序、文化價值和道德規範（具體來說是腐敗的王朝統治）的質疑與挑戰；因此，《水滸傳》指向的是一個文化的困局，一個歷史的悲劇。然而，我們必須用心閱讀和認真思考，才能深刻體會它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 *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通識教育副主任，曾主講：
2004年 資本主義的史前史（布勞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2006年 閱讀文學經典的三種態度 —— 以讀水滸為例

上網是否閱讀？

劉國英*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位從事資訊科技研究的友人對我說，不久的將來，在電腦熒光幕上「看書」，將取代一書在手的傳統閱讀方式。面對這種對「資訊科技烏托邦」抱無限信仰的態度，當時我已表示極有保留。誠然，在電腦上查閱資料性的工具書，例如字典、百科全書等確是非常方便，效率也往往相當高；但這不等於說電子書可以完全取代印刷在紙張上的書籍，因為閱讀是一種多元活動，它的目的不僅止於純工具性的查資料，它本身可以是自足的目的：消閒、修養自己、性靈追尋，或者學術探討。因此閱讀的地點和時間，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不單在辦公桌上和圖書館裏，還可在公園、沙灘、湖濱、山林中，也可以在飛機、火車、渡輪上，而臨睡前、如廁期間、以至浸浴中，往往是閱讀的美妙時刻。對於喜愛閱讀的人來說，閱讀既無疆界，亦無時段限制。現代世界的印刷術，就是能夠印製出不同形式的書籍，以適應不同地點和不同時間下進行的閱讀活動。若果閱讀只能在電腦熒光幕前進行，閱讀的趣味會大減。另一方面，若閱讀只淪為純工具性的查資料，則我們有理由疑問：人類文明是否已退化到十分貧乏的地步？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當然無法否認互聯網是十分有效的資訊傳遞工具。然而，由於互聯網的成功，令很多人——特別是年青人——以為上網就是閱讀，這是有相當偏差的看法。互聯網提供很多文字資料，而更多的則是圖像。但未經核實的資料，頂多是意見，而且可以是錯誤百出的或毫無根據的意見。最近我在教學上發現一些學生的嚴重問題，就是在互聯網找資料寫哲學論文，結果不單是對於要討論的課題不得要領、誤解重重，就連有關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的硬資料也極多錯誤。犯上這些錯誤的成因，就是不去認真閱讀在課程大綱列出的參考書，而是隨便運用在網上信手拈來的資料。像維基百科（Wikipedia）這樣免費使用的網上資料庫，包裝成一套大眾化而且是跨文化的百科全書，但它提供的條目大都沒有標明作者或資料出處，即沒有經過核實和檢定，這其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因為它要使用者自己去檢查和決定資料的真確程度，但這卻往往不是初學者所能做到的。閱讀，首先就是要思考、要理解、要分析、要欣賞，但也要批判。上網檢閱資料，與真正的閱讀，仍有相當距離。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主講：
2003年 卡繆《瘟疫》(A. Camus, *The Plague*)

MY EXPERIENCE IN READING

THE WORLD'S RELIGIONS

BY HUSTON SMITH

Yiu Yan Nang*

After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in America I began to search for the implications of religions in this act of human tragedy. *The World's Religions* was the first book that attracted my attention. It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 major faiths: Hinduism, Buddhism, Confucianism, Taoism, Islam,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It should enable me to have a basic conception of these religions. I went straight to Chapter VI on Islam to satisfy my immediate curiosity as Islam is a religion of which I knew very little and viewed mostly negatively. I then read the two chapters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of these three world's major monotheisms which always intrigue me. The question that continues to pop up in my mind is: Why would these three great religions which worship the same God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often become enemi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history? One explanation I got from the book is: Proximity is no guarantee of concord —tragically, more homicides occur within families than anywhere else. I think it is more than that. The devil must be the power which by nature corrupts. These religions have too much political power which lures them from their proper spiritual courses. Religions in China have never had real political power and hence religious wars in China are unheard of.

I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tain much information on Hinduism after reading the chapter on this religion. Unlike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 all of which are historical religions and easier for me to grasp, Hinduism, like Buddhism, is philosophical and metaphysical and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at a brief encounter. Nevertheless, it is rewarding to find the root of Buddhism in Hinduism, and similarly that of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Judaism. I find it easier to picture a yogin meditating in a freezing cave in the Himalayas practicing “to unite the human spirit with the God who lies concealed in the deepest recesses”, and to think of this as one of the major paths in Hinduism.

The chapters on Hinduism and Buddhism enabled me to understand better Indian Buddhism in relation to Chinese Buddhism. Of special interest is the author's explanation of the basic Buddhist concepts — reincarnation, karma and nirvana. I was surprised that I had to find a more tenable expla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incarnation from a Western

author writing in English. For years I have not come across Buddhist literature in Chinese which gives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f this concept. Perhaps it is a concept that is difficult to tackle and must be taken by faith like the doctrine of Trinity in Christianity. They can be easily stated but are difficult to explain convincingly to a modern mind. Faith must come in to help.

The author tells us that the Buddha maintained that the human self has no soul. This is in apparent conflict with the Buddha's own concept of reincarnation. It must b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Hinduism which believes that the soul is a perdurable substance which dwells in the human body. When the human dies, it leaves the body and passes on to another one. The Buddha rejected this Hindu concept of soul and likened reincarnation to a flame passing from candle to candle. "As it is difficult to think of the flame on the final candle as being the original flame, the connection would seem to be a causal one, in which influence was transmitted by chain reaction but without perdurable substance."

The two chapters o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resent a good synopsis which one seldom finds in Chinese books. The author does not explain why he includes Confucianism as a religion. However, he says that he could have titled his book: *The World's Great Wisdom Traditions*. This may explain it. His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is obvious as he dedicates his book to his parents with quotes from the *Book of Odes* 詩經 (蓼莪) with brush writing which possibly is his own calligraphy. His parents were Method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for forty-one years and he was born in Suzhou and spent seventeen years there.

My deep interest in this book makes me read it again more than once. After acquiring some knowledge of the author's lif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first chapter was more fruitful.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explains how he treats the subject: It is not 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as it might involve more names, dates, other related factors and make reading less interesting. It does not attempt to give a rounded view of the religions considered because the subject would be too vast for a single volume. It is not a balanced account of its subject otherwise it would involve bringing in the negative sides of each religion as history has witnessed. To repeat it would dis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from the true values of these great religions. He recounts a fable of a man who climbed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and seized hold the Truth. Satan, suspecting mischief from this upstart, had directed one of his underlings to tail him; but when the demon reported with alarm the man's success — that he had seized hold the Truth—Satan was unperturbed. "Don't worry," he yawned. "I'll tempt him to institutionalize it". He uses the story to separate the best from the ambiguous in religion. He argues that, on balanc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ligion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spread its message widely and more effectiv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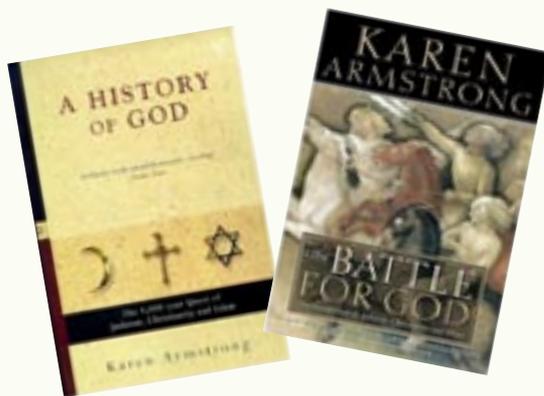
The author wants us to listen careful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voices of God—seekers in each land as they are so important to the world. By understanding the best of each religion there will be respect and tolerance for other people's religion. If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could put aside restrictions of their religious institutions and seek the divine directly, all of them would ultimately reach the same level of spirituality and find the same God who is love. More often than not religious institutional rules are hindrances to this ultimate goal. If the leaders of various religions could take this view, they should be able to enter into real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to promote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of humanit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This I think is the message of his book though the author does not say it so overtly. No wonder he has said elsewhere that he believes in all the religions he has studied. This claim is plausible as during his career, he not only studied, but also practiced Hinduism, Zen Buddhism and Sufism for over ten years respectively.

His style is simple and eloquent. His language is communicative and his message enlightening. He taught in a number of well-know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is considered a contemporary authority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I thoroughly enjoyed this valuable book which is a bestseller.

As my question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three monotheistic religions is not satisfactorily answered in this book because of its limited scope and brevity, I followed up by reading two books by Karen Armstrong:

1. *A History of God: The 4,000—Year Quest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2. *The Battle for God: Fundamentalism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What I learnt from these two books enables me to arrive at a more tenable answer to my question.



* 姚欣能先生將於2006年12月8日主講 Huston Smith, *The World's Religions*

TRAVERSING TEXAS

Mark Tong*

If the American Southwest is a constellation to the universe of America's literary subjects, Texas, the Lone Star State, must be the constellation's bright, shining star. The state's troubled but varied history, graced by its colorful characters as well as a rich social fabric colored by native Indian, Mexican and European cultures, provides ample material for anyone wanting to write about the Lone Star State. Whether the subject matter is the accidental inhabitant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Texas' harsh climate or the ambitious entrepreneur trying to hit the next golden pot, there is always a story to tell.

In many ways, I am half the accidental inhabitant and half the ambitious entrepreneur. If you were to ask me, when I was in my adolescence, whether I aspired to be an entrepreneur in Texas, I would probably roll on the floor, laughing diabolically and uncontrollably with a soon-to-be crammed stomach. Yet, I submitted myself to the Lone Star State when I was offered a great business proposition, at which point I was both smirking at my old self and wondering what absurd craziness I was getting myself into. Five years later, while I am nowhere near the next golden pot, I still have my base in Texas, and, as they say over there, "I drount in that Texas lovin'", which can be translated as "I drowned in this love of Texas."

Before I arrived in Texas in 2001, I came to the sobering conclusion that I didn't know anyone in or anything about Texas. I remember Tse On telling me, just before I moved to Texas, that I should read about the place if I really wanted to understand it. On my way to Texas, therefore, I lugged along three books: Patricia Hill's *Dallas: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ity*,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Dalla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exas; Edna Ferber's *Giant*, which recounts the rise of a Texas oil family; and James Michener's *Texas, a magnum opus* presenting, in vivid detail, the state's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Hill, Ferber, and Michener, and later Larry McMurtry, effectively become my surrogate parents in print as they offer their vision and insights of Texas. They teach me how Texans live and work together. They teach me the essence of the state's "can do" spirit, as well as the meaning of risk taking. They also advise me to proceed with caution, such as, that certain Texan women are known to be obsessed with material wealth; that

certain men are known to be obsessed with women, particularly those women mentioned above; that charity is as often a goodwill act as it is a calculated political move; that chivalry is often a performance art, mastered by those certain men mentioned above whose sole purpose was to get into the minds of those certain women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list goes on. As I continue to physically immerse myself in Texas, I find that while some of the details offered by the books are probably dramatized for effect, others literally play out in front of my eyes. I reckon that the feeling, that I could access my surrogate parents' writings and then rediscover, in real-life, the people and the nature described in those writings, is probably not dissimilar to Tocqueville's feeling¹ when he discovered his version of America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writings—the feeling of anticipation, of fulfillment, and of reve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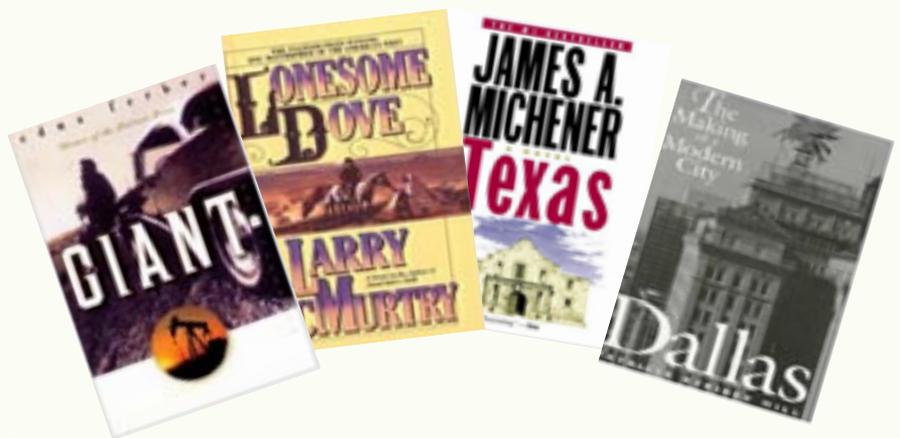
Ferber, Michener, and McMurtry (particularly in *Lonesome Dove: A Novel*) also describe a part of Texas that few know about: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exas, encompassing the Rio Grande Valley and The Big Bend. The Spaniards called this region *despoblado*—the uninhabited place—because its vast basins, deserts and sotol grasslands were, and still are, largely undisturb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rstate commerce. Colored rockscapes and feared escarpments soar hundreds of feet into what McMurtry often calls the “big Texas sky”. The Big Bend, whose name comes from the sharp turns that Rio Grande, the area's largest river, takes in its sprawl from the Colorado Plateau towards the Gulf of Mexico, includes the eponymous national park that remains possibly the largest yet least visited of America's 300-plus national parks. The Big Bend is known to be a birds' haven and a place of tranquility, where nature, as guidebooks would say, slowly reveals itself.

But I am unconvinced. My surrogate parents' books have whetted my appetite, but I had to consummate the complete experience by walking the paths laid out by the characters in those books. Thus, into The Big Bend I took a sleeping bag, a tent, a box of granola bars, a bag of fresh fruits, a few gallons of water, a cell phone with no service, and some of the books, including *Giant* and *Lonesome Dove: A Novel*. Those are the kind of books, I reckon, that one would take to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Big Bend to experience what it means by total immersion. I also want to experience the silence described in *Giant*, the sort of silence that is overwhelmed first by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of one crying out for help as one's limbs were violently severed by mountain lions, then by the sound of one's heart valves opening and collapsing, in some kind of repetitive motion that would seem to be the only moving thing within a 10-mile radius. The idea is, I gather, not to just read about the strong, cold wind that rattles through the mesquite trees, but to actually feel it; not to just read about the birds and their sibilance but to see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French thinker and historian, known for his penetrating insight into the American character through his book *Democracy in America* (in two volumes, 1835, 1840).

them and hear them; and not to just read about the fresh guacamole that offers tinges of apples and citrus, but to actually put it in one's mouth. I could possibly do without the rattlesnakes, scorpions, and tarantulas that come with walking those paths, but granted, nothing is the same if that harsh reality is absent. How else would you feel the meaning of being the predator's next prey, if I traverse their paths carelessly, without needing to think about twisting an ankle or getting bitten while the next available medical help at least a day's trek away?

My traverse in Texas won me a few bruises, as well as a few friends. I am also happy to report that if one can have it all, read the books, traverse the paths that they describe, and, if one has the luxury, perhaps re-visit the books while traversing the path. By no means am I claiming to have seen all of Texas; quite the contrary, the more I experience, the more I believe I am only starting to know the place. I am, however, no longer confined by the paths laid out in the books mentioned above; nor do I believe that experiencing between the lines of a page alone would be enough, especially if the real-life experience can be had by merely taking that extra drive or flight. Yet, I feel that my experience would not have been complete without the encouragement, caution, and ideas offered by the books. Nor would my experience be as colorful, as rich, and as diverse as my imagination, alone, can take me.



* 唐嘉文先生曾主講：
2001年 愛德華·吉本及《羅馬帝國衰亡史》

書友感言

能結為好友的，往往是因為性情相近；讀書會能發展至今天，因為有一群熱愛閱讀，並積極參與讀書會的朋友。這些朋友來自不同界別，有藝術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醫護界等等，近年還有莘莘學子成為其中的一分子。讀書會參加者眾，臥虎藏龍之輩更比比皆是，在討論環節中經常引起精彩的回應，真是百花齊放。

讀書會吸引之處，是因為這裏能讓每個人在自由開放、互相尊重的氣氛下暢所欲言；每個人的積極參與，令讀書會自由討論的文化得以延續。



潤物無聲

簡惠玲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第二書店就像春雨一樣滋潤人們心田。

第二書店五年前在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香港中文大學李慧珍樓試業，書店窗明几淨、清幽典雅，古典音樂流瀉其中，令人們不期然沉醉於書海當中。

書店書種繁多，我找到了很多喜愛的書本，其中有中國很多年高德劭的學人著作，展示了中國老年知識分子的淡泊寧靜、淳樸無華、待人以誠、鍥而不捨的治學態度及錚錚風骨。店長謝安先生熱烈地推介了很多很多的好書，感謝他送我私人珍藏的湯用彤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史》。

香港中文大學及第二書店還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讀書會，參加者眾，各式各樣的主題紛陳，同時亦推介不同的參考書籍，帶出了不同的思考領域、訊息、方向、衝擊等等，參加者亦提出很多問題，熱烈討論，一時間水花四濺。

好景不常，第二書店開業後二年結業。幸而依舊與香港中文大學繼續在中大本部及中環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定期舉辦讀書會，第二書店五年前掀起了讀書會的風尚，此後坊間不同書店的讀書會亦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起，好不熱鬧。

在這幾年參與讀書會當中，帶給我的訊息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只要找著一個主題鍥而不捨，定有所獲。

際此讀書會五週年期間，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及第二書店所有全人帶給我們高質素的精神享受及心靈潤澤。

為愛書香常入座

譚淑儀

因為參與孩子學校的閱讀會策劃工作，認識了第二書店的謝安先生，亦因此知道有城中讀書會和校園讀書會。雖然自己喜歡泡圖書館和逛書局，但買書看書只為打發時間，而且看的多是消閒雜書，過眼雲煙，不留甚麼印象。初聞讀書會，認為這些高檔次文化活動，說甚麼也與我這等凡人扯不上邊，所以反應並不積極。由2003年9月第一次不大情願的出席，至今天讀書會幾乎成了我的首選私人活動；獨樂樂，不如與眾同樂，讀書會也是我最喜歡向朋友推介的社交活動。

喜歡讀書會邀請的講者嘉賓，他們均是不同行業上的精英翹楚，如大學教授、醫生、律師、政商名人。不過更吸引我的是他們所揀選的寬闊閱讀題材：電子工程學者細談關於愛的教育的書，溫馨細膩，教人再三咀嚼；通識部教授以充滿熱誠的語調，細談如何閱讀經典文學，語重心長，發人深省；骨科醫生講的是做人品格，品格如何決定人生軌跡，戲曲專家又會和大家談談達爾文寫給女兒的書信；資深出版人與眾分享了他對啓功老人的認識和敬重；商界名人又可以和大家細說性的歷史，饒有趣味。主持人謝安先生更是題材多樣：明儒學案、敦煌壁畫、書法印章、投資歷史，資料豐富，令人欲罷不能。讀書會所選書目就更是中外古今、文史哲地、政經時事、科普藝術，聽講者們娓娓道來，很自然便成為我的閱讀指南。因此，讀書會也是我的聽書會，這幾年，選看的書題材豐富了，實在應該多謝這個發聲圖書指南。

我也深被講者們對學問追求的深入細緻感動。王劍凡博士搜集了一百二十個中文版本的《小王子》，其他語文版本的更多逾一百三十；劉天賜先生對《三國演義》的鍾愛亦不遑多讓，據他說也不下二百之數。一次讀書會的題材，往往可牽引多本甚至十多本的伸延讀物，文學書種觸及歷史範疇，宗教科普總是緊扣一起。在這兒，彷彿感受到求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得精的味道來。甚麼人讀甚麼書，無怪乎講者嘉賓大多是文理兼修，涉獵豐富，氣質優雅，正是腹有詩書氣自華，每個人本身都是一部可堪細讀的書。聽書之餘，也讓我感受他們的做人哲學。

台上精彩，台下亦毫不遜色。台上講者很多時也是台下觀眾如藍真老先生、陳求德醫生、陳天機教授、梁美儀教授、王淑英教授等。入座次數多了，很自然地覺得好些朋友熟口熟面，當中有學者、記者，也不乏各行各業的精英，當然還有我這些「拉車邊」的尋常百姓。在這裏書就是彼此共融的媒介，以書會友，大家甚至也可攀談一會。每次出席讀書會，除了享受講者的發言，台下觀眾的提問亦同樣令人期待。問的睿智有深度，答的精闢而聚焦，一針見血卻又點到即止。高官政客如也常來讀書會，肯定獲益良多。

更可喜的是近一兩年讀書會漸漸多了一些年輕朋友出現；有因為謝安先生的魅力推介而主動出席，有中學老師下課後額外加班帶領學生上的「通識課」，亦有家長帶同孩子一同出席的優質親子活動。誰說香港的年青人不閱讀，在讀書會就很好能感受到後生可畏。很欣賞讀書會沒有因多了年青朋友參加而調校讀書會程度，反而更在今年二月開始定期安排中學生專場，給年青朋友們一些閱讀指引，和與他們分享讀書心得及樂趣，讓青少年喜愛閱讀的種子萌芽成長，小眾活動發展成大眾活動便指日可待。

衷心向讀書會的創辦人致敬：因三數個讀書人的意志，成就一個屬於民間的閱讀分享平台，真正做到推廣閱讀風氣，讓社會上每一階層也感受到開卷之樂。張潮說：「書，猶葯也，善讀，可以治愚。」這幾年，書看多了，不能肯定是否因此而變「精」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愛上了書的香味，亦因此，為愛書香常入座，我仍會是往後讀書會的常客！

讀書會與我

朱復蘭

當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路過「第二書店」，知道鄰旁正在舉行讀書會，當時的場合、人物對我來說是全然陌生的。因為中途加入沒位置坐，我縮捲在牆邊的一角聽著聽著，漸漸入神了，幾乎忘卻了捲坐的不適，耳邊講者的說話，令我苦苦思索著「to be or not to be」，人生的矛盾與苦難，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讀書會。

之後因為工作和學業的緣故，逢週六都非常忙碌，再沒法出席在中大校園舉行的讀書會，直至去年因工作的改變，才有比較多的時間出席在市區舉辦的讀書會。

社會近年來，在高度科技化和全球化下，資訊爆炸加上消費主義的盛行，儘管當初個人能明心正性，但也難免有障心蔽目的時候。翻書閱讀是可以觸發內省反思，但若能有其他有心人的共同分享及提點，迴響會更起作用。

就我自己的經驗，讀書會邀請的講者要不是對他所介紹的書有所鍾情醉心，就是他專長於那一類型典冊的學問，正因如此，講者往往把其介紹的作者、思想和生活鮮活起來，就算是我自己喜歡和熟悉的作家，經講者的描述後，頓時好像立體起來，如錢穆、朱自清、啓功，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自清，我恨不得把他的書全部再翻看一次。讀書會的講者大都能令人對書本產生興趣和有一看再看的欲求，啓功的書，就是經讀書會的分享後，我才拿來看的，結果欲罷不能，看了一本又一本。

多謝讀書會，是它令我對近代史，如五四、中日戰爭、反右、文革，有更深層的認識和思考，在沉重的反覆思量中，對中國的發展脈絡開啓了多角度的思考，但每當講者分享著中國知識分子和百姓黎民在改革運動中所受到的際遇和苦難，我的心就有著陣陣的痛楚感覺，有時久久亦未能平復，故讀書會對我來說是苦樂參半。

與很多讀書會的常客相比，我的出席不算頻密，但每次離開時總覺得是有所得著，也許是提點，也許是多了角度的思考，或是一份欣賞、一份滿足和一點希望，有時會是排山倒海的思潮，而我多是盤算著下一次何時可以約同朋友再來，一起分享。

在此深深感謝策劃讀書會的一群有心人，那一份濃厚的心意和他們的努力。請繼續把讀書會辦下去，五年後，一起慶祝讀書會的十週年！

CONGRATULATIONS ON BOOKCLUB'S 5TH ANNIVERSARY

Victor Lai
Form 3 Student at La Salle College

Time flies so fast. At the first time I joined your club, I was 155 cm in height, now I measure 170 cm. (編者按：黎同學於2004年第一次參加讀書會，當時他就讀中一) I still remember that the first talk I joined was named “經略幽燕”. During those days, I was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especially Chinese Kingdoms and wars. I was so impressed by the talk Mr. Ho and Mr. Ng presented. Right after the talk, I told my family that I would join the club for every talk. In my school life, I seldom experience such a way of communication. It was so touching in my heart. For the following talks, subjects lik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Chinese arts and paintings, Chinese tea, Chinese gardening and Chinese costume were included. In the past, I had no interest in these subjects. After the talks, my interest and points of view were broadened. Not to mention the other subjects like “莊周夢蝶”, “三國演義”, “大自然與文化”, “水滸傳” or “當中醫遇上西醫”, I like them all.

My mother enjoys the talks as much as I do. She has read books like “晚年的周恩來”, “大自然與文化” and “GAIA” after the introductions by the professors. We exchange ideas after every talk;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beyond my school knowledge. That has enlightened me.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in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such a precious Book Club in such a full-hearted manner.

By the w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at the students of your university are the best students in our society in this year and wish you many anniversaries to come.

Cheers!

書會回顧

2001年

日期	主講	講題
6月16日	唐嘉文、梁卓恩	愛德華·吉本及《羅馬帝國衰亡史》
7月21日	陳求德	羅素：《快樂之道》
8月18日	廖鐵城	鍾叔河：《走向世界》
9月22日	梁卓恩	胡適：《留學日記》
10月13日	羅炳良	C.S. Lewis：《那裡亞故事集》
11月8日	陳健民	觸動人心的傳記 <i>Irving Stone, The Lust for Life</i> 余光中譯《梵谷傳》
12月8日	張燦輝	佛洛姆：《愛的藝術》
12月22日	陶傑	George Orwell, <i>The Penguin Essays of George Orwell</i>



2002年

日期	主講	講題
1月19日	朱明中	Julian B. Barbour, <i>The End of Time: The Next Revolution in Physics</i>
2月23日	張德勝	閑話對聯 — 梁羽生：《名聯觀止》
3月9日	劉大成	政治的計算技巧 Daniel Dorling and Stephen Simpson (eds.), <i>Statistics in Society: The Arithmetic of Politics</i>
3月23日	張燦輝	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
4月13日	潘國森	千字文註解 — 中國文化常識小百科
4月27日	吳斌、梁卓恩、 蔡錫昌、張燦輝	Thomas More & <i>Utopia</i>
5月25日	蔡錫昌、陳求德	等待果陀？ 貝克特：《等待果陀》
6月8日	Daniel A. Bell	有儒家特色的民主制度：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建議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
6月22日	黃志光	貝理亞政府的政治基礎 Anthony Giddens, <i>The Third Way: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i>
7月27日	朱蘇珊、麥齊光	神話與強權：認識中東問題
9月7日	陳求德、梁卓恩、 廖鐵城、謝安	天南地北論讀書
10月5日	練乙錚	讀梭廬記
10月26日	呂大樂	開放社會 — 全球資本主義大革新 George Soros, <i>Open Society: Reforming</i>
11月9日	關永圻	異端裁判所 Michael Baigent and Richard Leigh, <i>The Inquisition</i>
11月30日	陳求德、謝錦添	林語堂：《蘇東坡傳》
12月14日	廖鐵城、謝安	高陽：《清官冊》

2003年

日期	主講	講題
1月11日	陳天機	自私孳媒控制下的機器 <i>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i>
2月15日	陳浩材	孔在齊：《樂樂集》
3月1日	李行德	探索語言和和政治的深層結構 ——介紹喬姆斯基
3月22日	許宏量	Some Brodsky Maxims 布羅茨基格言
5月10日	雷競璇	季羨林：《糖史》
5月31日	張隆溪	Reading Shakespeare, <i>Hamlet</i>
6月14日	劉國英	卡繆：《瘟疫》(A. Camus, <i>The Plague</i>)
6月28日	陳潤祥	Austin Coates, <i>Myself a Mandarin: Memories of a Special Magistrate</i>
9月6日	董啓章	想像與同情 —— 薩拉馬戈：《盲目》
9月19日	謝安	優質生活 ——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10月11日	張樹堅	杜老福眼中的希治閣 <i>Francois Truffaut, Hitchcock</i>
10月24日	張燦輝	高羅佩與中國文化 —— 從「長臂猿」到「房中術」
11月8日	方元、古兆奉	走向新建築 <i>Le Corbusier,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i>
11月28日	陳爲閒	畢老的傳說 <i>Roger Lowenstein, 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i>
12月5日	朱蘇珊、吳方笑薇	失去的未來 <i>Theo Colborn, Our Stolen Future</i>
12月13日	李定中	淺談太極拳

2004年

日期	主講	講題
1月10日	陳天機	環境、文化與征服 Jared Diamond, <i>Gun, Germs and Steel</i>
1月30日	王淑英	走向現代的蒼涼 —— 解讀夏目漱石的《心》
2月14日	劉天賜	漫談三國
2月27日	彭弘基	《易經》與現代管理
3月13日	司徒偉文、羅健麟	理察·費曼(著), 吳程遠(譯): 《別鬧了, 費曼先生! 科學頑童的故事》)
3月26日	何冠環、伍伯常	研究中國古代戰爭史的佳作 曾瑞龍: 《經略幽燕》
4月30日	余少華	中國文化裡的夢: 從「莊周夢蝶」到「遊園驚夢」
5月15日	陳健民	艱難的起飛 耿雲志: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
5月28日	謝安	股票與投資: 一點歷史、一點常識 查理士·麥海: 《人類愚昧瘋狂趣史》
6月25日	謝安及其嘉賓	錢穆的趣和書
7月23日	馬恩賜	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賭徒》 —— 談賭的心理學及社會學
9月10日	詹德隆	Robert Rubin, <i>In an Uncertain World</i>
9月25日	陳守仁	Randal Keynes, <i>Annie's Box: Charles Darwin, his Daughter and Human Evolution</i>
10月8日	管仲連	從「清貧思想」到「用心去活」
10月30日	梁美儀	資本主義的史前史 布勞代爾: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11月13日	梁文道	超越格言 —— 馬可·奧勒留《沉思錄》的精神實踐
11月26日	江大惠	David Lodge的信仰與情慾小說 <i>Therapy</i> (1995) 及其他
12月10日	邱立本	黃仁宇《黃河青山》的大歷史風雲

2005年

日期	主講	講題
1月8日	羅淑敏	萬青力：《畫家與畫史》
1月21日	施永青	馬基利斯、沙岡：《性的歷史》
2月5日	陳天機	陳天機：《大自然與文化》
2月18日	林超英	洛夫洛克：《蓋亞——大地之母》
3月5日	黃 岐	James Le Fanu, <i>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i>
3月18日	藍 真	鄒韜奮先生與香港出版業
4月9日	葉蔭聰	談Dan Gillmore, <i>We the Media</i> 與香港媒體
4月22日	張建雄	讀三國，論管理
5月7日	王慧麟	非殖民化與緊急狀態 Caroline Elkins, <i>British Gulag: The Brutal End of Empire of Kenya</i> David Anderson, <i>Histories of the Hanged: Britain's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i>
5月20日	樊善標	朱自清的散文——重讀睽隔的經典 朱自清：《蹤跡》、《背影》、《你我》、《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語文影及其他》
6月17日	李浩然	朱蘇力《送法下鄉》
6月24日	陸國燊	John Dower, <i>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i>
7月8日	香樹輝	高陽：《胡雪巖》與現代華人營商
9月9日	江紹倫	翻譯為何
10月7日	李 怡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10月22日	區結成	區結成：《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省思》
11月4日	謝 安	我正在閱讀中的書：《明儒學案》、中國古代書畫及墓誌、David Gress, <i>From PLATO to NATO</i>
11月19日	王劍凡	用「心」看《小王子》——尋回失落的童年
12月2日	沈旭暉	四本天書：論盡「新保守主義」 Bernard Lewis, <i>What Went Wrong? :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i> Marvin Olasky, <i>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i> Maron Magnet, <i>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i> Edmund Morris, <i>Theodore Rex</i>

2006年

日期	主講	講題
1月6日	朱明中	科學偉人眼中的宗教及神秘主義 — 讀KenWilber編輯的 <i>Quantum Questions—Mystical Writing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Physicists</i> 後感
1月20日	陳銻鑿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i>Mao: The Unknown Story</i>
2月10日	謝安及其嘉賓	艾雅珂瑪：《無來無去》
2月25日	董啓章	讀小說與寫小說 — 從大江健三郎的《給新新人類》說起
3月10日	李美賢	綾羅綢緞 — 高漢玉：《中國歷代織染繡圖錄》
3月25日	馬樹人	Robert Levine, <i>A Geography of Time</i> and Maureen Perkins, <i>The Reform of Time</i>
4月7日	陳萬雄	啓功先生 — 其人其事 侯剛：《啓功：國之瑰寶》
4月28日	古兆奉	中國園林美學
5月13日	孫述宇	《三國演義》兩個階層的小說
5月26日	吳偉賢	三本關於愛的教育的書
6月3日	梁美儀	閱讀文學經典的三種態度 — 以讀水滸爲例
6月9日	丁 偉	Philip Bobitt, <i>The Shield of Achilles—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i>
6月23日	陳求德	John McCain, <i>Character is Destiny</i>
8月4日	陶 傑	丹尼爾·平克《全新思維》





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會
大學通識教育部
專業進修學院及
第二書店

電話: 26098955 傳真: 2603 5398
網址: www.cuhk.edu.hk/bookclub
電郵: bookclub@cuhk.edu.hk
2006年8月4日出版